

《金剛經》之講解

林鈺堂金剛上師

目 錄

前言.....	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
第一講（第一至第三分）	14
第二講（第四至第六分）	20
第三講（第七至第九分）	32
第四講（第十至第十二分）	43
第五講（第十三至第十四分）	52
第六講（第十五至第十六分）	68
第七講（第十七至第十九分）	76
第八講（第二十至第二十四分）	93
第九講（第二十五至第二十九分）	104
第十講（第三十至第三十二分）	115

前言

弟子疾呼在細讀拙作〈金剛經要旨〉後，讀此經時還是覺得不能十分掌握其中義理。所以，請我將全經講解一遍。聽了我的說明，在讀經時就覺得十分了解了。每次講解都有錄音檔。為了提供此套錄音檔給想了解此經義理的大眾，我請她編輯此文檔，列出經文，並在每一講開始的分目處，請弟子通透加上該錄音檔的鏈接，在我們的三個網站公佈此文檔。

二〇二四年三月廿二日
養和齋 於加州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譯

梁昭明太子蕭統分章

林鈺堂博士標點

法會因由分第一（[第一至第三分之錄音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第四至第六分之錄音檔](#)）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

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第七至第九分之錄音檔](#)）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

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第十至第十二分之錄音檔](#)）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第十三至第十四分之錄音檔](#)）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第十五至第十六分之錄音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

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第十七至第十九分之錄音檔](#)）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

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第二十至第二十四分之錄音](#)
檔）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一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

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第二十五至第二十九分之錄音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第三十至第三十二分之錄音檔](#)）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

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經》之講解（一）

開示及審訂：林鈺堂上師

錄音及校訂：弟子疾呼

錄音檔轉成文字檔：弟子無盡光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開始，現在那個疾呼呵，要我說把《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呵，就是說用普通話簡單說明一下，因為這樣希望能幫助她了解整個裡面的意義；這樣子。那麼，頭一個是〈法會因由分第一〉。「如是我聞」，就是說下面這個呢，是我聽說的。因為我想這一些是因為真正有記錄的時候，都是口耳相傳這樣背誦，傳了很久下來的嘛；所以他這一些都是說，當年如何，我們現在聽到的是這樣，呵。

有一次呵，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的這個祇樹給孤獨園。這是一個地方，是一個施主吧，他供出來的，給佛、菩薩跟他徒弟們住的地方。那麼，那時候呢，這一些僧眾，都是一些大比丘啊，就是有一千兩百五十個人，那個時候呢，到了早上那個——他們吃飯是中午以後就不吃了嘛，所以祂早上呢，就穿好僧衣呀，拿著鉢啊，到那個大城裡面去、去托鉢，要、要食物；這樣子。

然後，在祂的城中，「次第乞已」，就是說，祂按次去乞討——乞求。他這個「次第乞」的意思就是說，不是挑的，不是說，喔，哪一家都會給我好東西，什麼；不是。祂只是去到這邊呢，就一個好像規定是只要幾家嘛，這幾家總共要到不管多少，就是不再要了，呵。然後呢，就回到本處，就是說原來他們住的這個園裡了。那麼，大家吃過飯囉，然後把衣服、鉢啊，這一些是出去的時候要用的呵，莊嚴，所以披上僧衣、什麼，那一些收好了；然後呢，出去外面走路，腳可能髒了，也洗乾淨了。那麼，就把座位安好，坐下來了。先講——開始是這樣。

那麼，〈善現啟請分第二〉，就是第二個、第二節呵；就是說，那時候呢，一個長老——「長老」就是說他已

經跟隨那個佛、菩薩很久了嘛，功德很大的，叫「須菩提」，他也是跟著大家都圍著釋迦牟尼佛坐著嘛，他從他的位子起來，他把右肩露出來了；他們可能——僧衣可能可以——本來可以蓋上去，他把它露出來表示禮貌啦，呵。然後右膝著地，然後合掌恭敬地跟佛說，「希有世尊」就是說，你是很希有的，世間都應該尊敬的人。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就是說，你是會好好地呵，照顧這些學佛的人吶，喔，而且呢，會好好地教導。「付囑」是教導嘛，說你該怎麼樣做啊，你不要怎麼做啊，什麼，就這一些菩薩。那麼說，世尊呵，如果有好男子好女人吶，他發了菩提心，就是說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吶；就是說——什麼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就是說，希望能夠徹底覺悟啦，那麼，而且這個、這個覺悟呢，不是有限的，而且是正確的，就是說，已經完全沒有「我執」的拘束了；如果有發這樣的一個心呵，那麼，他應該要「云何住」？就是說，如何維持這個心呢，維持住在菩提心上。「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說，又要如何呢，把它原來會有的東想西想的，都把它能夠克服掉；降伏嘛，克服掉。就是說，以菩提心為主囉。

那佛說，啊，好啊、好啊，你——正如你說、說，你所說的，須菩提啊，正如你所說的，如來是確實是好好地在照顧、在關懷著這些學佛的人；而且呢，也是好好地在教導這些學佛的人。那麼，你現在注意聽，「諦聽」是注意聽，我會給你——我會為你說明的。如果有好男人好女人，他發了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心的時候，他應該要怎麼樣住，應該要怎麼樣地降伏其心。那麼呢，有

的就在這裡就說明說，「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就是答案了。「如是」就是說，就照著他是怎麼樣的來住在這裡，就照著他是這樣的來降伏其心。他的意思是什麼？照著什麼呢？就照著你實在經驗到的這個；實在經驗到是這個的呢，你就要一直住在你實在經驗到的，你不要自己去想東想西了；而且呢，你如果能夠一直照著你實在經驗到的來住在這裡面的話，那麼，你就可以降伏其心了；因為你就不亂想了嘛，你不東想西想了嘛。那麼，這是比較深的解釋啦；其實這裡對話間呵，可能開始只是說，哦，我會告訴你，應該怎麼樣把心安住在菩提心上，應該要怎麼樣來把平常想東想西的心降伏。我覺得是那樣比較對，但是有的人就故意從——像連「如是我聞」，他都這樣解釋——哦，我聽到的是說，就是這個樣子；有的是這樣深的解釋；其實不用啦，應該是比較自然嘛，文章是這樣。那麼，須菩提回答說，喔，好的，世尊，我「願樂欲聞」，就是說，我很高興，願意來聽；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一個 section，就是說大乘正宗，〈大乘正宗分第三〉。佛就告訴須菩提了，「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祂說，所有這一些大菩薩們——摩訶薩，「摩訶薩」是大嘛——這一些大菩薩們，應該要這樣子降伏他的心；然後，就下面才是降伏的方法。「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它這是佛法裡面對眾生的那個分類啦，說是怎麼生的，有的是卵生的，有的是胎生的，有的是在濕的地方生出來的——潮濕的地方跑出來的；有的化生，就是說他是化現，天人啊，什麼，他們是化現的。或者呢，他有的有色，有的無色；有色就是說，我們看得到、摸

得到，可是有的是精神境界的，就是無色囉。有的有想，有的無想——有的有念頭啊，有的沒有念頭啊；有的——有的也不是有想，也不是無想。那個是什麼？那個是定裡面的境界，超出想以外的。所有這一些眾生啊，「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就是說，我這個無上正等正覺不是為一個人啊，是所有眾生呢，我都要讓他進入無餘涅槃。

所謂「無餘涅槃」就是說，他進入這個涅槃以後，就沒有再有什麼生死輪迴了；無餘涅槃，沒有再有其他事情了，而滅度之。「滅度」這裡的意思跟那個——就是說，使他從這一些煩惱都解脫以後，那樣叫「涅槃」嘛；啊，那個呢，因為是滅了煩惱，所以我就度了他了，所以叫「滅度」，我用這樣子來度他啦。但是呢，這樣子滅度就是救脫了，呵，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欸，其實並沒有眾生得滅度。祂是說，這個怎麼樣的住你的菩提心吶，就是說，你要怎麼樣降服你的心吶；就是說，你雖然有心是要去滅度所有種種的眾生呢，但是，同時呢，你要了解說，其實並沒有什麼眾生你滅度的；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奇怪的說法？又說滅度所有眾生，又說其實沒有。

祂說，為什麼這樣講？因為祂是說，所有這一些叫做「菩薩」的人，這一些菩薩其實真正本來的意思是說「覺有情」，就已經覺悟的有情，所以他也只是一種——一個眾生呢，但是他有覺悟。他有什麼覺悟呢？祂是說，真正叫做「覺悟的有情」呢，他是不能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他如果有這種觀念籠罩住，他就還沒有覺悟。那麼，他如果已經沒有這一些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話，哦，雖然從一般來講，他是

把這一些人都救度了，可是因為他其實本身沒有認為這是一般人觀念裡的那個一個眾生；有沒有？所以他雖然使得這個人開悟了，他是本來就知道並沒有實在有一個眾生在那裡，只是一個平常的觀念說，這是一個眾生而已。所以，他本身因為沒有這觀念呢，所以，他雖然從一般的觀點來講，是使這一個眾生得到開悟，可是，他知道本來是沒有的，所以，他也同時知道實際上沒有眾生得滅度。

那就講到這裡，這就是三分囉。這樣也很有意思啊，然後你 save 起來。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二）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

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可以了喔，好。上一次講那個〈大乘正宗分第三〉最後，祂是說，為什麼呢？祂說如果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樣的觀念呢，就不是菩薩。那，這一句話你要瞭解，祂意思並不是說，做為菩薩的人呵，就不懂這幾個「人」呐、「我」、「眾生」、「壽者」的意思，不是說他不懂這一些觀念，而是說他沒有這個被這個觀念束縛；為什麼？因為他已經知道說，一切經驗其實是沒有辦法從裡面抽出一個東西說，這個是獨立存在的；它都是整個經驗裡面一部分。就像說你在一個海裡面，你去哪裡拉出甚至一滴水？一滴水都抓不出來嘛，不管怎麼樣弄來弄去，它是海嘛；有沒有？沒有辦法分出，海裡面沒有辦法分出一滴水、一滴水來嘛。所以呢，就是說，已經是覺悟的人呢，他就不會被這一些觀念綁住，他也是懂這一些為什麼人家講說「我」啊、「人」啊、「眾生」、「壽者」，他都懂啊。可是，祂說，沒有這個「相」的意思就是說，他沒有把這個當做真的啦，他只瞭解說這個不是真的可以獨立存在，只是我們人方便講話、溝通，這樣在講而已。不然的話，如果你只是說，菩薩他沒有這些相，你也可能誤會成說，哦，他是連這一些觀念都沒有了，就一個呆子；不是這樣的意思。

下面呢，第四分是什麼？〈妙行無住〉。祂說，接著呢，「復次」是說再來；須菩提呀，「菩薩於法，應無所住」。就是說，菩薩對——這邊的「法」是什麼？是講任何東西，不是講佛法；就是說，任何一點經驗裡，我們說，喔，這是個燈啊，這是個什麼啊，這是個快樂

感覺，什麼；任何東西呢，經驗裡任何東西呢，應無所住。就是說，你心應該沒有停留在那上面；這是什麼意思？因為佛、菩薩——不是一——已經覺悟的人，他知道說，這一些東西都是整體一直同時在遷變的嘛，並不是有獨、獨自的一個東西可以抓住的；它一直在遷變，就像一個溪呀，一直——一個溪流，一直在流，你為什麼心要抓住哪一點？那一點都已經，呵呵，都一直在走了嘛，都不在了嘛。你的經驗這個裡面任何一個東西，它是一直已經在遷變了，你去抓它幹什麼？它又不是實在，一直永遠在那裡的；有沒有？所以，應該——你瞭解它的性質是這樣，你就不可能住在那一點了；你抓是白抓嘛，其實抓不到。

那麼，菩薩對法沒有住的話呢，沒有執著的話呢，他在布施上是怎麼樣，他就會變成做什麼呢？祂說，就是所謂的「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就是說，我們通常我們的感覺它分類說，喔，這是看得到的顏色，或者摸得到，辨認得出來形狀的形色啊；這是色，有顏色跟形色，呵。色、聲、香、味、觸，這一些大家都知道嘛；法就是講——這裡的法就是講心裡頭的覺受啦，那個觀念啊、感情啊、感覺啊這一些，這一些呵。祂說，因為你已經知道這一些都不是可以執著的，所以呢，你在布施，就是給、給人家東西，或者教人家什麼東西，或者讓人家免於那個恐懼啊，什麼；你在做這一些事情的時候呢，你沒有說執著於任何一樣可以抓的東西的，這樣子來做才、才是「心無所住」；祂的意思是這樣子。

祂說，須菩提呀，菩薩在做布施的時候，不住於相；就是說，不住於任何觀念截取的東西，這個「相」是這樣

子。所謂「相」，就是你一個觀念把它抓住，因為它本身抓不住嘛，本身沒有實體可以抓，但是，觀念可以說，哦，這是一個椅子啊，那是我們的觀念；有沒有？那祂說，為什麼要這樣不被觀念限制呢？不是執著於觀念呢？祂說，因為呢，你如果沒有執著來做布施的話呢，那麼，你做這一件事，他的福德，他的那個因果來講，這個事情他會有那個好的報應嘛，因為你是做好事嘛；這個東西呢，就變成不可思議了、不可思量了。就是說，無從、無從去限定它，就變成——思量的時候，我們心裡想成說，喔，這是多大、多大——這根本超越你任何想像的、觀念的嘛。因為你如果是在那裡著相的話，那麼，你就會說，哦，做了這個，是什麼結果，什麼；那，這樣其實那個都有限，也是觀念綁住嘛。

那，祂說，祂要接著說明什麼意思「福德不可思量」。祂就跟他講說，須菩提啊，你認為東方的虛空是能夠思量的嗎？就是說，我們觀念來決定說是多大嗎？他說，「不也，世尊」；不是啊，世尊啊。就是說，不是可以用觀念去測量、決定的呵。祂說，所以呢，須菩提啊，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東、南、西、北是「四維」嘛，四邊嘛，然後，連上下，所有的地方，祂說是不是每一個都是可以思量的；他說，不是，不是可以思量的。那麼說，所以呢，因為虛空不可思量呢，這個——你如果不住相的時候，你的福德也變成跟虛空一樣了，因為你沒有任何觀念把它限制住；所以呢，所以福德也會變成像虛空一樣地不可思量。所以祂說，須菩提啊，一個覺悟了的有情喔，應該像我現在所教導的來住心，就是說你的發心應該是這樣；你的發心的根本就是說，不可限量才對。你若有執著，你就有限量，你就不對了；祂是這個意思。

〈如理實見分第五〉啊；祂再來就問他了，說，須菩提啊，你認為如何；你看祂這個佛的教導，祂不是跟你講說，哦，我跟你講是這樣，你要接受；祂不是這樣的。祂是問說，因為祂是要講真理嘛，祂說，你自己考慮吧，我下面這個問題，你自己想說實際上是如何的。所以祂說，祂都是問他嘛，「於意云何」就是你的、你的意思認為怎麼樣呢？「可以身相見如來不？」祂說，是不是如來是可以從一個身體的相貌，呵，來看到如來呢？被叫做「如來」的這個，是可以這樣看到嗎？他說，「不也，世尊」，就是說不是。這個「不」要念「否」，「是否」的「否」。（弟子：哦，否，那我們念的時候，是念「否」）念「否」啊，古文本來這個地方都是念「否」的，是否嘛，所以，用「不」字，可是念「否」。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他先說了，他認為說不可以用身相來看到如來。那麼，他自己說明說，為什麼呢？「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他是說，如來你現在說的這個身相呵，喔，這個人，是這樣一個相貌，這一些呢，即非身相；這個地方的「非」，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說的呢，不是說我看不到，我也看到啊，可是，他不是一個獨立的東西呢，他是因為整個這個環境下，顯這樣一個樣子而已呀，他不是獨立的；他不是獨立的話呢，他這裡的「非」就是說，他不是單獨存在的一個實在的東西。他是我們整個經驗裡面的一部分而已，而這個經驗裡的任一部分，都不是真的可以離開這個經驗而有的；有沒有？所以沒有辦法，所以他說「非」。這個「非」叫做——我的那個〈金剛經要旨〉裡面說是「無實之非」；就是說，他這個「非」，並不是說你那個觀念是對、是

錯；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你所講的這個觀念呢，沒有真正對應的東西，沒有一個獨立的抓得到；真正抓得到的就是我們整體經驗，整體經驗又抓不到；為什麼？哦，你想抓的這個，也是裡面的一個，就是說整個大海裡面，你去哪裡去抓哪一部分？你弄來弄去，只是在海水在那裡轉來轉去而已，還是那個海而已，根本離不開這個海嘛；有沒有？我們經驗的整體呀，哎。

那，佛就跟須菩提講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裡的「虛妄」不是說，我看到這個都是幻象；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他沒有獨立的一個東西在那裡，所以叫做「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就是說，你要是能瞭解到你所有經驗裡的這一些，你平常觀念講的這樣、那樣、那樣，都是沒有實在獨立的時候，那時候你就看到如來。為什麼那時候看到如來？那時候你就是領會說，唯一的實在，就是這個一切一體這一個；這個怎麼講？根本講不出來嘛。可是，也不是沒有啊，因為你明明在這裡你感覺啊；那，這個沒有辦法講的這個整體，這個就是「如來」，是這個意思。這裡的「即見如來」，也不是說我們看到的；就是說，你那時候就是體會到「如來」是什麼了。「如來」就是你自己呀，這個無從把捉的、無可限量的這個你自己呀；就是你的真實經驗，一直在經驗的這一個嘛。這個——你睡覺的時候，你沒有什麼東西，可是呢，那個也從來沒有變過嘛。你現在有很多東西呢，那個東西一點也都沒有變過啊，一直在變的只是這一些經驗的內容啊；那一個能夠經驗的那個，又抓不到的那個永遠在，那個才是如來。

〈正信希有分〉，下面他說了，須菩提就跟佛、菩薩講了，說：「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

信不？」說，哎呀，世尊啊，是不是真的有、有些有情呢，聽到你這樣說明以後，能夠真的相信嗎？（弟子：這個也是念「否」是嗎？生實信不，還是……）對對對；生實信不。是不是有這樣的，可以真的相信你這一些講法。佛就跟須菩提講說：「莫作是說。」因為他那是懷疑了，說，哪有？「頗有眾生」是說，是真的能有人這樣相信嗎？祂說，哦，你不要這樣存疑啊；「莫作是說」就是說，你不要這樣懷疑啊。祂說，將來「如來滅後」，如來在你們不再能夠接觸到的時候啊，「後五百歲」，就是久遠的將來的意思；去哪裡算真的五百年？不是這個意思。過了一——雖然過了很久啊，「有持戒修福者」，就是說有人吶，能夠守戒律啊，能夠做好事啊、行善啊，這樣的人呢，對這一些話呢，他就能夠有信心了，而且把它認為是實在的；為什麼呢？祂的意思是說，這樣做的人呢，他是有可能領悟、體會這個事情；祂的意思是這樣。就是說，這個事情不是說你覺得說，哎呀，這個超出一般想的，就一定沒有人有辦法相信啊。

為什麼佛敢說將來如果有人不是亂來呵，他能夠心裡清淨啊，都在行善啊，什麼，這樣的人吶，祂、祂為什麼說他會相信呢？因為為什麼？那個人有可能自己領悟。因為我們人的問題是什麼？整天心裡被想法籠罩了，你其實都忽略了你现在真正經驗到的是什麼；你心裡整天在那裡，哦，什麼事情我要怎麼做啊，將來怎麼樣啊，就一大堆的盤算啊；有沒有？有錢人就算說，我的股票怎麼樣、我的銀行怎麼樣、我的什麼投資怎麼樣、哦，我要防誰怎麼樣；整天他的心在這裡面，他——外面太陽出來，什麼，他也看不到；有沒有？就是說，真正很明顯的身邊的事情，有時候全部都不知道。為什麼、為

什麼出車禍？心裡正在想東想西呢，哦，一不小心就撞上去了；有沒有？你如果真的能夠一直警覺，你心裡沒有被這一些東西籠罩，你會那麼容易出事情嗎？很多事情發生，都是因為你——像那樣看手機而摔倒，什麼；喔，有沒有？都是因為這樣嘛，都是心被籠罩住嘛。

祂是說，如果有人能夠那樣做好事，心清淨呵，他有可能自己體會；它這裡雖然沒有寫說他自己體會，可是他能生信心，信心從何來？因為這一些他從自己的經驗裡，是有可能領悟的。所以，佛說都是說有聲聞跟緣覺；有的是靠說，喔，從佛那裡聽啊、聽啊，慢慢體會到是什麼一回事。欸，可是，有的人比較聰明啊，佛自己也是自己悟出來啊；就是說，有的人就懂得說，哦，到最後瞭解說，唔，其他講的都是空的，就是真正自己經驗的，這是唯一的實在嘛；有沒有？你就有可能自己覺悟啊；「佛法是真理」的意思是這樣子，不是說都要靠人吶，喔。

那麼，你要知道呵，能夠這樣對這個講的，有信心的人呵，他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啊。祂是說，這個人呢——什麼叫做「種善根」呢？就是說——而且這裡所謂的「一佛、二佛、三佛」是說，你要懂得佛原來講的這個所謂「如來」，就是說，那個真正一直在經驗的這一個呵。那，這樣的話，這個一佛、二佛呵，也不是我們想的說，哦，都已經是完全圓滿正覺的，才叫「一佛、二佛」；不是啊。從佛那裡來看，每一個眾生都是佛啊，因為祂根本沒有把他當成一個觀念限制的那一個，或者形體限制的那一個嘛。這一個能夠一直不斷有他自己的那個無限經驗的這一個，這個都是佛啊；所以，祂

這裡的意思是這種佛——在我的瞭解，不是說，喔，古時候什麼佛，什麼；不是那種意思啊。就是說，這個人吶，在很多很多的眾生那裡呀，都已經種諸善根；就是說，他呢，他這個有情啊，跟別的有情呢，他在那裡互動之間呢，哦，他都是不是去害人，而去幫人，因為他體會到他也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經驗的人，呵，他跟很多的有情接觸、來往，都是好的接觸、來往的結果；他能夠體會到什麼是佛，什麼是真正實在。所以，他對佛這樣講的時候，哈，原來如此，不要被觀念綁住就好了，他就能夠相信、接受。所以他說，這個人是因為他跟很多的有情互動裡面，他都是不是去害人；害人是被私心控制嘛，你沒有被私心控制，你不會去做壞事嘛。那麼，他在這裡面呢，他都已經因為跟人家能夠相處啊、什麼，他體會到了，真正實在只是這個經驗，呵，不是什麼——我得什麼，你得什麼，這樣子；有沒有？

所以呢，他、他呢，聽到了這樣的話——剛剛講的這個說明啊，「乃至一念生淨信者」；甚至他不要說完全徹底瞭解，只要他覺得說，啊，這個人是在講實話，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念頭啊；那麼，須菩提啊，「如來悉知悉見」；就是說，我完全的瞭解。「是諸眾生」，這樣的眾生呵，就會得到無量的福德；就是「像這樣的無量的福德」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這個人他如果能能夠了解這個話的話，那他就是已經不被這一些觀念綁住了嘛；他不被觀念綁住的話，那麼，他所做的事情，他都是整體的。那，整體都是自己，怎麼會要去害誰？除了造福以外，沒有別的事可以做啊。所以，他這個人呵，以後過的日子就是無量福德了；就是這樣子了，呵。

「何以故？」為什麼呢？你看，祂就是說了；因為這樣的人呢，不再被我、人、眾生、壽者，或者有東西，或者說「這不是東西」，沒有再被這一些觀念綁住了——祂這個的「無」是說沒有被它綁住啊；有沒有？他都知道說這一些不是實在的，這只是我們心裡的念頭而已呀；實際上裡面是分不開的，全部在一起的；對不對？所以呢，祂說，為什麼是「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就是說，也沒有說「這是什麼東西」，也沒有說「這不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因為他完全不被觀念綁住嘛，沒有必要再去講「這個東西是、不是」了嘛，「實在、不實在」都沒有需要講了。我們原來說「非」是那個「無實之非」嘛，是說，相對於原來執著，以為說真的那裡有一個椅子在那裡，那麼就——還有說「非法」嘛，這個是並沒有實在的存在的；可是，他如果完全沒有被觀念綁住的話，連椅子的觀念都沒有的時候，何必去計較什麼那是真的、是假的？就沒有、沒有必要去管真、假了嘛；有沒有？所以就沒有那個討論的地方了嘛。

祂說，「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祂說，只要他有觀念的執著，「取相」是觀念的執著，那麼，他就會被我、人、眾生、壽者這一些觀念啊，把他束縛住了。「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祂說，如果他有東西的觀念的話，那，有了東西，東西是實在，那，當然就我、人、眾生也都實在了嘛，就會執著了嘛，呵。然後呢，祂說，「如果取法相」；如果有法的觀念，認為是實在的時候，會著；為什麼呢？因為——祂就說，因為如果呢，他取「這一些東西不是實在的」，還是著了我、人、眾生、壽者；為什麼？他還在那裡取說「實在、不實在」，那就是有實在、不實在；可是，真正的經驗是什麼？根本無從分

「實、不實」嘛，只是這個整體經驗一直在嘛。所以，這樣的話，你在分「實、虛，法、非法」，不管你執哪一邊吶，說它「實在或不實在」，也都是錯的。簡單講，就是任何觀念都不可以執著，才是領會到說什麼是「無限的一體」啊。

你的經驗不是我們叫它「無限一體」，是它——你去哪裡畫一道線？邊限在哪裡？你說，我看不到；看不到那個——看不到地方的聲音還會出來，那就表示不是只有你看到這裡嘛；有沒有？界限在哪裡？你根本不知道。而且這個呢，我們從修行的體驗來講，平常我們的觀念的話，我們人的觀念、我們物理的觀念，哦，臺灣跟亞洲（離美國）多遠啊，除非有這一些儀器的幫助，哪有辦法看到？哪有辦法見到？哪有辦法什麼？可是，我們修行的人，真正經驗到是說，祈禱可以過去啊，祈禱而且是馬上到啊，根本不是平常這一些，呵，被觀念呵，世間的觀念綁住的，可以解釋的嘛。那，如果不是無限的一體，祈禱的為什麼會有用啊？所以，我們修了以後知道說，佛、菩薩這個不是只是在空口講一些說，哦，我們眼前這個經驗，把它想成是無限，什麼、什麼；不是啊。而是，你真正不被那一些觀念綁住以後，你慢慢會體會到你的心的自由的時候，這一些是真的都是連在一起的，沒有哪一個在外面，哎。

「以是義故」，因為你根本就是不要執著任何觀念呵；如來常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就是說，如來常常說啊，你們這一些出家人吶——「比丘」是乞食者，就跟著祂出家，靠乞食度日的人吶——你要瞭解，我說的法——這個地方的法是指佛法，我講的這一些道理呀，這一些規矩啊，什麼、什麼；「如筏

喻者」，就是說，是比喻成只是一個讓你能從原來的煩惱裡——你在煩惱的河流或海裡浮沉吶——能夠使你渡過這個煩惱的河流或者海，這樣的一個工具而已呀，木筏而已呀；就是說，是一個工具啦，幫助你的工具而已呀。所以呢，這個木筏呢，你已經渡了岸以後，有人說上路了還要背著筏走嗎？不可能嘛，那就變纒贅嘛。你如果能夠藉著這個渡到沒有煩惱的時候，你當然是筏也放掉啊，那才是你真正徹底自由啊。

那麼，所以呢，既然說我講的法是像筏，就是最後是要捨的，最後是要放掉的，何況非法呢？就是何況其他的東西？就連這個能夠幫你超渡的，它能夠幫你解脫的地方，就是告訴你說，不要執著而已嘛。你懂了不要執著以後，你再執著什麼，那就錯了嘛。那、那，連幫你不再執著的這一句話你都要忘掉，那時候你才是真的完全自由嘛；那就其他又不能幫你超渡的，你執著幹什麼？有沒有？所以，就是、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說這樣可以了呵，好。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三）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今天開始講〈無得無說分第七〉。須菩提啊，「於意云何」；就是說，你想是怎麼樣呢？「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第一個問題是，如來呢，是得到了無上正等正覺嗎？還有，如來呢，祂有給什麼教法嗎？這個「說法」是講，祂有什麼教法、教導。須菩提回答說，如果我瞭解佛所說的意思的話呢，其實是沒有一個一定的東西，可以叫做『阿耨多羅』——無上正等正覺的，也沒有一定的東西呢，是如來可以說的；為什麼？因為這一些——所謂『無上正等正覺』，是一個名字嘛；可是，這個名字所對應的東西呢，是無從、無從抓出來的嘛。因為它是一個你整個經驗的整體嘛，而這個經驗的整體它是永遠在，永遠包含一切；因為是包含一切，所以根本你所有的抓，都只是你心裡一個念頭想而已啊，並不是真的它有什麼東西它可以離開這一些經驗；沒有啊。所以他是說，沒有什麼東西我可以抓出來說，哦，這叫做「無上正等正覺」，是抓不到、找不到這個東西的。

另一邊呢，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抓得出來的，所以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說是如來說的嘛；有沒有？為什麼呢？他就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

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他先說，如來所說過的這一些東西呵，不管是講教導也好，還是講其他的嘛，所有祂說過的東西呀，無可取——你沒有辦法單獨抓出來啊。不可說——祂講這個東西是你聽到一些聲音，然後呢，你以為是什麼意思，這樣而已啊；而除了你瞭解的那一下呵，欸，你能說得出來那是什麼嗎？你最多只是在重複一下那一些聲音，或者說出一些你以為是的聲音而已呀，不是真的能夠形容。因為它佛法的作用，它主要是一個叫做「指月」，就是說，用指頭指給你看說，啊，月亮在那裡。可是，它要講的是那個月亮，不是這個指頭啊，指頭你是抓得到，月亮、月亮你——要麼，你有看到；要麼，你沒有看到。不管有沒有看到，你也是找不到的——你抓不到的。

所以他說，不是真的可以說的啦，說不清楚的；你只是這樣，希望說因為祂講的這個，你去體會說，哦，你自己的經驗整體永遠是在這個經驗整體中的這一個，有什麼性質；你只是這樣體會而已呀，也不是可以講清楚的。而且呢，非法、非非法；所謂「非法」是說，你以為是這樣的東西、那樣的東西，它沒有實質存在，所以叫「非法」，就是「無實之非」呀，就是它沒有實在獨立的一個那個東西。那，既然沒有一個實在的東西呢，也非非法；是什麼意思呢？你也沒有辦法去說沒有嘛，真正有東西；你可以說沒有嘛，說不是嘛；不是。它其實根本就沒有的，你要說它不是，這個也不行；有沒有？對於空洞的東西，你說它是，或者不是，都是廢話嘛；就是這個意思了。

然後，他自己又說了，「所以者何？」他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他說，所有的這一些賢

聖，就是說，有覺悟的程度不同的；這一些有覺悟的人呢，都以「無」為法；就是說，這個不是有為、無為的那個「無為法」，是以「無」，就是說，其實抓不到；以這個為正確的，這個法是 Law，正確的。就是說，他都是說，哦，是抓不到的，是無可執取的；而有差別。「而有差別」的意思是什麼？就是說——為什麼叫「賢聖」？賢當然是次於聖，聖是指說，徹底深入瞭解；有的呢，就是部分了解；這裡的差別是在哪裡？就是說，他對這個本性呵，完全是無可比擬、無可執取、無可言說，而根本分不出一個有另外東西的這一個呢，瞭解呢，有深淺的分別，就是你的體會；怎麼講？有些人呢，你到某個層次呢，他是瞭解到這個了；可是，他隱隱有什麼執著、什麼，他還不能知道；他要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它才會出來。所以說要修行嘛，說有菩薩、有佛。為什麼差別？就是說，你這個徹底地從這一些隱隱的心裡的見解啊、習性的這個執著啊，你雖然已經覺悟到說，哦，沒有辦法；可是，真正遇到一個情況的時候，你是不是真的還是能夠都一樣？就是說，比方說，你平常沒有事情，講很容易嘛——喔，都只是我的經驗、什麼。現在真的一部車撞過來要死了，你那時候能夠還是說，哎呀，經驗這個是就是這樣而已；之前之後都還是一樣地能夠安然嗎？應該是一般都不行；對不對？你真正遇到了這麼大的事的時候，那就是你以為是有什麼其他的，那個隱藏的觀念、什麼，都還在；哎，所以是這樣講。

下面呢，〈依法出生分第八〉。須菩提，你認為如何啊？如果有人喔，用充滿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就是說，種種的珍寶啊——充滿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無量無邊了呵；就是說，不是可以計算的了，那麼多啊。如

果有人用這麼多的珍寶來布施啊，就是與人分享啊，給別人啊，祂說，「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說這樣的人，他的福德——他做了這麼大的好事呢，他將來的福報啊，是不是很多呢？就問他；這樣子。須菩提回答說，很多，世尊；為什麼呢？為什麼是很多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他說，現在這樣在講的這個福德呢，不是福德性，並不是在講說所謂「福德」這個的本身的性質，而是說，我們的觀念執取的，那個才叫「福德」。我們說，哦，善有善報——哦，給了人家這麼多東西，那麼，因果的關係呢，他將來得的福報，一定很多。這一些都是心裡想的一套，而不是本身的問題；為什麼？本身的話，只是無限一體裡面一個分不出來的東西，就根本連福德都沒有啊；有沒有？它的性本身是抓不到的。

所以，他在講的，能說「多少」的時候，是因為你觀念裡面在那裡比較——哦，這麼多珍寶，哦，給了人家，這麼大的功德——是你心裡想的，而不是在想它真正是怎麼一回事。真正你經驗到的裡面，如果你計較到福德性，就是它本性的話，你就知道根本抓不出來；所以，也沒有辦法說多，也沒有辦法說少。能夠說多的時候，都還是在觀念裡面的問題，觀念記住了——哦，記住，他有這麼多，哦，又給了人家了，哦，所以「因果不壞」，將來一定怎麼樣；這都是心裡一套話；有沒有？講福德的時候，是你心裡的一套觀念的結果。所以，如來說福德多的時候，祂是從那一邊來講；我們有觀念、有記——記住事情是怎麼樣演變的，然後，照平常的道理說，因果不壞啊；這樣子有在這一套裡面的時候，可是這一套都是遠離於實際經驗得到的東西嘛；所以，如來說福德多，因為不是在講福德的本性如何。

然後，佛又問他了。如果有人呢，在此經中受持；就是說，對於佛現在講的這一些道理呀，能夠接受，而且能夠認為說是沒有錯的；不是說現在接受，後來又丟掉了嘛，又不認為這樣了；就是一一受持，呵，能夠接受的人，呵。然後，甚至他只要記住四句偈；「四句偈」是指什麼呢？這個呢，這個四句偈，我現在是不記得，不過，它可能就是平常講那個說，「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這一類的東西。如果能夠一一或者後面有那個什麼，喔一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也許是說那一個。反正就是說，只要能夠受持一部分呵，給別人演說的話，給人家說明的話，「其福勝彼」；就是說，比起做那個一一做了那麼大的事情的呵，這個人如果能夠把法義說出來呵，使人家了解這些事情的話呵，他的福比那個還要大；為什麼呢？

因為「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祂是說，所有的證悟一一所謂「佛」，就是證悟而已；所有的證悟，還有，使得人家能證悟的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這一個叫「法」啊，說，你什麼樣的說法，或者修法，你證到這個無上正等正覺，所有這一些呢，「皆從此經出」；都是這一個經裡出來的。它的意思其實是什麼？不是說，一定說，都是讀了這本經才懂；不是這樣。它的意思是說，這個經講的就是所有這一些的根本，根本都在這裡；根本在這裡，所以他們可以都看成是從這個經出去的。就我現在在講就是，所有成佛、證覺、證悟這一些，包括它的方法，基本的道理，都在這裡面了，呵。

祂又強調了說，須菩提啊，叫做「佛法」的，即非佛

法；它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叫做的呢，不是真的佛法；為什麼？做成的只是一套觀念，這一套觀念呢，雖然對你可能有幫助，不一定有幫助；有沒有？我跟你講，你不一定懂啊，你不一定接受啊。真正能使你開悟，是要到你自己體會，說是你自己的直接經驗，只有那一刻，你才會真的覺悟嘛。但是，所以呢，這個講來講去這一些呢，不是真的能夠讓你成佛的；有沒有？「即非佛法」是這個意思。真正能成佛，在你自己啊——在你自己是不是瞭解說，哦，只是我自己經驗的本性如何；你要完全領會——領悟，完全照那個來生活，不再被觀念綁住呢。我們的問題是在被觀念——而觀念其實是每個人一套而已呀，是一個有限，而且不能包括這所有經驗的一個東西而已。你被那個綁住生活，那麼，再怎麼講，也只是這一些觀念，那，怎麼能讓你覺悟呢？不可能啊；這裡要這樣瞭解它的意思。不然的話，佛為什麼要說這種矛盾的話？喔，我現在講的，人家都說是佛法，哦，又說這個不是佛法，那你到底在告訴我什麼事情？不是這樣。你要瞭解它的真的深的意義，就是說，不是真的能言傳；再怎麼言傳，要等你自己覺悟啊。你不能徹底到——徹底去體會的時候，我再講，也沒有用啊；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第九分是〈一相無相分〉呵。佛、菩薩又說了，須菩提啊，你的意思——你認為怎麼樣啊？「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就是說，這個須陀洹呢——後面幾個這個就是，他有說入流啊，什麼、一往來啊，什麼；這個我們到了再講了，呵。它這個「入流」的意思就是說，它這一些應該是那個什麼——「四果」吧；就是說，已經阿羅漢有證到某一個地步，最開始的叫做「入流」啊。他說，須陀洹他的名

字，它的意思是「入流」啊，「而無所入」；就是說，所謂「入流」呢，因為其實沒有一個這個整個——這個「流」就是講你的經驗，直接經驗；這個經驗是整個一直遷變嘛，所以是一個流啊。然後，你能開始呢，回到這個經驗本身的時候，已經超越了觀念——原來觀念的束縛的時候，這叫「入流」啊。可是呢，他這個進去的時候，他所以能進去，就是什麼？就是他從觀念束縛出來；如果是觀念束縛出來的時候，他就沒有「我」的觀念了；知道嗎？所以他就不可能說出那種話說，「哦，我是入流了」。你、你如果還有「我入流了」的觀念，那就是你的「我」的觀念還在，你就還沒有入流；知道嗎？所以，他不可能這樣講。那麼，他要解釋，他須菩提就是說，他名為「入流」，而無所入。

「而無所入」是說，它不是說，哦，我現在是跟色在一起了、我現在跟聲呵；那一些都還是觀念分的嘛。它這個直接經驗本身，根本無從分起嘛，分是人的觀念吶；所以，他「無所入」的意思就是說，他就回到了沒有觀念，直接在這個直接經驗裡面的時候呢，也沒有叫做「入、不入」的問題了——而無所入。他不能說我是入了色、入了聲了，什麼；沒有啊，這一些分別已經都沒有了嘛。所以，他這裡說的「不入」的意思，是這個意思；其實不再有這個「入、不入」的問題了，根本就是只有這個嘛，只有這個「色、聲、香、味、觸」這個直接經驗一直在遷變而已。現在你看，哦，Bart 車的聲音啊、外面鈴聲啊，什麼，它們一直就只有它忽然出現，忽然又不見了，這樣而已呀；沒有什麼我入、不入啊；誰、誰在入啊？呵。所以他說，能夠呵，能夠這樣沒有再想成是，哦，我現在進入什麼，只是它那個經驗，你只是那個經驗本身，那、那時候才叫做「須陀洹」，才

叫「入流」了，呵。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他就說，下面這個斯陀含呢，是叫做——意思是「一往來」。所謂「一往來」的意思呢，應該它的意思是說，他曾經呵，迷失過，在這個觀念裡面的；但是這回呢，回到這個以後，就不再、不再迷失了；有沒有？剛剛只是說能夠、能夠進去，能夠暫停，暫停那個觀念的束縛。可是，這一個呢，是說，他已經完全觀念解脫的話，不會再被觀念束縛，這樣就只有一次的出去又回來了。那，而且這個的，他說「實無往來」嘛；這個其實你被觀念綁的時候，你也其實只是還是跟原來是沒有差別，前後沒有任何差別，因為永遠就是這個無限一體嘛；「實無往來」是這個意思。只是這樣講一下說，比起以前被束縛的，我們有個「一往來」，而實際上呢，從來沒有往來的事情；只是，你觀念有被它籠罩、沒有被它籠罩。啊，不管你有沒有被觀念籠罩，在整體上來講，其實從來沒有分別過。籠罩的時候，也是佛啊，只是佛打瞌睡而已；佛一時、一時——一個、一個，像是什麼——我們要這樣講，好像有，其實根本分不出來，從來前後沒有、也沒有一個地方有可以截開；而且，其實從那個最前面的須陀洹的，他能夠講說，我證這個果嗎？從那時候以後的都不可能了嘛，已經都是從觀念逃出來的人吶，不可能再有這句話了。

所以，他就一層、一層在解釋了。阿那含能夠有這個念頭嗎？說「我是得到阿那含」了嗎？他也說，「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阿那含」的意思就是說，他已經回去到直接經驗裡面呵；回到什麼叫「不來」？就是

說，不可能再有那個迷失的情況；不來了，呵；啊，「實無不來」，因為實際上也沒有來，也沒有去呀——從、一直就只是無限一體這個經驗。所以，那個名字叫那個的人，他當然也不會說，「我得到這個果了」嘛。

然後，「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實無有法」是什麼意思啊？不是說他沒有經驗啊，不是說他看不到任何東西呀，而是說，他根本就沒有去想——把東西分出來；沒有說這是椅子、這是桌子、這是什麼啊；有沒有？他已經完全沒有——離開這一些人心的觀念的作用了，他只是——一直跟這個直接經驗，就只是直接經驗而已，他活在那裡面了；所以，「實無有法」是這個意思。就是說，他不再有那種「這是有了一個東西」那種觀念的人，知道嗎？不是說他經驗裡面沒有這個分別啊，但是，他已經知道是整個一體，不是有一個獨立存在的一個桌子、椅子，什麼的。他說，如果阿羅漢會說，「我得阿羅漢道」，那麼，如果有這個——其實這個應該是入流的人就不可能有的事嘛；就有過經驗了，就不再受騙了嘛——他說，他如果還這樣講，他根本就是還有「我、人、眾生、壽者」的觀念綁住——著啊，就是還被那個觀念綁住。

然後，他接下去說——這裡他沒有講說，所以不可能呢；就是他不可能是阿羅漢。阿羅漢如果還那樣，他根本——執著於那一些觀念，他就不是了嘛，他就不可能是阿羅漢，跟這個阿羅漢的定義就相反了嘛。那麼，「世尊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

阿羅漢」。須菩提跟佛、菩薩講說，世尊啊，你曾經稱讚我啊，說我是最棒的那個無諍三昧；就是說，沒有、沒有再跟人家有任何計較，是第一最、最、最為離開欲的，沒有自己的慾望、我執的阿羅漢了。那，可是，世尊呢，我從來不會想說，我是離欲阿羅漢；我如果說，「我得阿羅漢道」，那麼，如果我、我是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說我是「樂阿蘭那行者」——「樂阿蘭那」就是樂清淨，清淨無諍；你就不會說，我是樂於清淨無諍的人了。（弟子：這裡是唸「要」，還是唸「樂」？）「樂」——喔，「要」，「樂法」的樂，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就是說，因為我其實沒有任何呵，有存心、有慾望的行為，所以你才說我是樂於清淨行者；這樣子。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要」是說讀音吶。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四）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今天開始講是〈莊嚴淨土分第十〉。佛告訴須菩提說，「於意云何」；就是說，你認為怎麼樣？「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就是說，我以前吶，在然燈佛那裡學習的時候，跟著祂修行、學習的時候，我在「法」上面是有得到什麼東西嗎？這個「法」呢，就是說，是講佛法啦；是成佛的「法」上面，有什麼得失嗎？有得到什麼嗎？「不也，世尊。」不是的，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就是說，你在那邊呢，其實，於法實無所得；一方面是佛法也沒有得，一方面是什麼？什麼東西都沒有得到；這個「於法實無所得」，什麼東西也沒有得到；他是這樣回答。

然後，接著佛又問他了，須菩提，你覺得怎麼樣啊？「菩薩莊嚴佛土不？」菩薩是不是要莊嚴佛土呢？「不也，世尊。何以故？」他說，沒有啊，沒有這回事——什麼要莊嚴佛土啊。為什麼呢？「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這就開始了；這個整個經啊，講的呵，主要就是要講這個觀念。就是說，我們所謂「莊嚴」——頭一個，說「莊嚴佛土者」，就是說，通常我們說，喔，這樣——喔，你做——你有六度哇、萬行啊，你做了很多好事啊；或者，你建寺廟啊，什麼、什麼，種種的呵，這個叫做「莊嚴佛土」囉。可是呢，他說，「即非莊嚴」。他這個「非」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雖然做了這麼多呵，實際上找不到那樣東西呀，這是我們人執著於說，喔，有過這個事，我做了什麼；然後，你心裡想說，哦，我做了這麼多、這麼多。可是呢，你真正要去抓，哪一樣是你抓得到？從實際經驗來講，是抓不到的；這個「非」呀，是指這個意思。是說，在你的實際經驗裡，抓不到；不是說，那一些事你沒有做啊，那一些事你是有做的；但是呢，真正的經

驗，你永遠只是這個樣子。他做過的已經都流失了嘛，都一直遷變；有沒有？他是啊，building 還在那裡呀——建築還在那裡呀，可是呢，就是說，這一些事要你腦裡去組織、合起來——哦，這個我蓋的，這是當時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我做了多少事；這樣子才有講的所謂「莊嚴」這一些事。在實際經驗裡的話，眼前所有的經驗，都是一直遷變的；我、我找——抓不到一個東西，可以來抓說這就是什麼啊。

你說，我現在手碰在桌子上；碰、碰在桌子上，當然我們平常的觀念說，這是我，我這裡明明有個桌子嘛，我抓到桌子嘛，我有感覺嘛；可是，就你實際的感覺來講呢，這是一個經驗，這個、這個覺受啊，它也一直在變的。比方說，你按久了，本來現在一按的時候，是涼的桌面啊，欸，等一下變 warm 的了；有沒有？就是說，真正你能夠經驗到的；其他是我們心裡記的啊，心裡記的跟實際經驗的，是兩回事啊。所以，他所謂的「非」就是說，都不是可以實際經驗到的；有沒有？

你說一個 building 很大喔，是很大，我看到了；可是，你一次只能——當時的一個覺受而已呀，而這些覺受是隨著你看 building 的哪一部分，它又改來改去的——陽光也變化，什麼也變化。你——就是真正你經驗到的來講呢，抓不到一個東西可以叫做「你、你做過的什麼東西」呢。所以，它這個整個經呵，就是其實最主要在講這個；就是說，「非莊嚴」——可是，不是莊嚴，不是實際上——雖然不是實際上的呵，可是呢，因為我們的腦可以這樣子記住這一些事情啊，可以給它一個名字，說，哦，你做過這麼多呢，叫做「莊嚴佛土」。就是說，用一個觀念、用一個名字啊，來把這一些經驗整理

起來而已呀；真正經驗裡面，你是抓不到那麼多東西的，一直、一直演變。你說我寫了一輩子的東西，去哪裡抓？我自己都記不住；有沒有？實際經驗裡是這一些已經是不曉得這個河流啊，經驗的河流啊，它已經不知道從黃河頭流到黃河尾，長江頭流到長江尾了；有沒有？你還在追啊？那是你心裡記住而已啊，它已經去到大海了，你根本找不到它嘛，呵。

所以呢，為什麼說整個經是這樣子？它這個經呵，你看，從開始我們昨天講說，那個羅漢的「四果」啊——入流啊，什麼、一往來、不來啊，什麼，這一些啊，它是怎麼樣？祂佛——這部經所以說是最徹底，就是為什麼？它是整個經，前後一直講，講東講西——佛在問，這是不是這樣子，什麼……它都是在什麼？所有我們平常呵，心裡的觀念——有身體呀、有我、有人啊、有壽者啊，然後，有世界啊、有微塵；我們這一些一般世間的這個，組成世界的這一些觀念，基本觀念。

然後，再來呢，是像那個羅漢「四果」，那個是佛法裡面的體系啊。佛法說，喔，呃，「苦集滅道」這個道理啊；然後，你要怎麼修；然後，你如果證到，最後有這個「果」啊，什麼；這是佛法又一個體系嘛。它整個經在做什麼事？就是不管是佛法的，還是世間的，所有的觀念呢，它一個一個給你拉出來講說，這個呢，不是實際經驗有的，只是叫做這個而已；都把你講破這一點。你如果都瞭解了的時候，那麼，你就只有不用去抓的實際經驗，直接經驗一直在而已啊；有沒有？你就不再抓了，你就無可抓的；你都知道只是一個名義嘛，只是我們心裡一個觀念。所以，我最後還寫說，〈金剛經補綴〉。它一個沒有寫的是什麼？「佛，即非佛，是名

『佛』」。連佛的觀念——不過，他們當時其實在開始講的話，佛也只是一個阿羅漢；只是因為他是創始者，特別尊稱他為「佛」而已呀。可是，後來都講得好像，喔，又佛，又菩薩，又……什麼都好像是一——超出了啦。

所以，其實你要像它這麼徹底在講，你就佛法整個系統，包括佛的觀念；菩薩你也要講說，「菩薩，非菩薩，是名『菩薩』」，全部都只是觀念啊，抓不到的，呵。所以，它是為什麼說，你要是這樣徹底了解的時候，它都說，一成了「佛」，哦，他看所有的眾生，都有如來德相嘛，眾生跟他完全沒有差別嘛，根本就是一體呀，就是找不到一個可以分別的東西可以抓的；那不是一體，是什麼？就是整個都是在一個大海裡。我看起來是海的這一部分、那一部分，可是，我沒有辦法把你單獨弄到海外面去啊；你是在海裡的，我也是在海裡的，我們都是同一個海而已呀；有沒有？

那麼，所以呢，須菩提呀，「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他就說，因為那一些東西都只是名義呀，所以，這一些已經覺悟的有情啊，要、應該要這樣子，來使他的心地是清淨的；怎麼樣呢？就是「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說，他呢，不可以是執著於任何覺受，執著於——最後那個「法」是想法；不能執著於觀念吶；色、聲、香、味、觸、法的「法」，最後一個是心裡的覺受、觀念。不能執著於任何這個東西，而、而說，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抓住這一個是實在的，而來做什麼事；不可以這樣子做。你應該是什麼？你沒有這一些；那麼，沒有這樣的時候，「應無所住」；完全這一些都

沒有執著的時候呢，怎麼可能生心呢？因為那個時候，你是進入一體呀；一體的話，會有什麼心？就是要都要好啊；你不會說，只要哪個好，只要哪個不好啊；有沒有？那麼，就是為整體好；你、你——整體，當然你希望他好嘛。

所以，你不是不會做事啊，只是你不能有偏執在做事。你要進入說，哦，全部是經驗，全部是一樣的，全部是一體的；那麼，剩下，能不能做事？當然可以啊——我喜歡這個一體裡面舒服的多啊，不要他有痛苦啊；有沒有？可是，這個不一樣；你不懂的時候，你執著說，這是「我」——我舒服就好，你痛苦干我什麼事？現在發現說，真正實在的是，我們是根本分不開嘛；就是說，在我的覺受裡，不會是只有覺受到我，也有覺受到你啊；不可能說，我快樂——我可以看著你痛苦，而我快樂。他進入那個沒有執著、沒有偏執的時候呢，他所有的發心，那個叫「菩提發心」，因為什麼？都是為整體好而做；有沒有？不會希望說，哦，我天天過得很安穩，可是我鄰居——聽的都是餓死了的聲音啊，什麼苦——呵，迫害的聲音啊、鬥爭的聲音啊、什麼；你不會想要這樣，呵，你沒有偏執的話；是這個意思。那麼，這樣的心是清淨的；為什麼？他不是被、被那個虛妄的執著所污染的；這種清淨就「本來清淨」。

須菩提，譬如說有一個人呢，他的身體如須彌山王——須彌山王應該就是說，宇宙中心那個是很大的——很魁梧、什麼的；就是——那麼，就一般的觀念來講，那當然是最大了嘛，呵。祂又說，你想吧，這樣的身是不是大的呢？須菩提說，是很大；為什麼說是很大呢？他說，這個身呢，也是「非身」；就是說，並不是有實質

的，只是叫做「大身」而已。就是說，你不是真的能夠抓到一個、一個山吶，只是在我們的經驗裡面，我們把這一部分給一個名字說，這叫做「大身」；他的意思是這樣。

然後，再來，〈無為福勝分〉。所以，它這個經文講呵，它這個記錄呵，因為它是人對話嘛，對話不是每一次都把整個理論講得很清楚；有沒有？就是說，剛剛已經講過，你應該已經瞭解了。所以，它這裡就沒有再去講說，「身，非身，是名『身』」，什麼；它直接就說很大，從你是身——原來普通的觀念那裡來講。可是，為什麼我說它很大呢？是因為，我也了解說，其實不是抓得到的很大，而是一個「大身」的觀念而已；就這樣的意思。

那麼，下來呢，〈無為福勝分第十一〉。祂說，佛說，須菩提啊，譬如恆河這條大河裡面，所有沙的數目，這麼大的數目呢——沙是很細嘛；一個恆河那麼大。這麼多的數目的恆河，那有多少恆河了？就非常非常多的恆河呵，如果把這麼多的恆河的沙都集起來了，那麼，這樣是不是很多沙？是不是很多小粒的沙？須菩提說，很多啊；他說，光是這個恆河的數目，就已經是數不盡了，何況說還要把它們的沙都總集起來？所以是很多了。然後，他這是照平常的觀念在回答，說這個數目是很大的。

然後，佛、菩薩就跟他講說，須菩提啊，我現在實際地告訴你說，真正的告訴你說，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以這麼多恆河沙數的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呵，都充滿了七寶，用這麼多的來布施；那麼，在這個情況

下，他的福多不多啊？他的福報會不會很大？須菩提說，很多啊——這個照平常觀念在回答。然後，佛告須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能夠在這個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就是說，他能夠把這個經的經義，甚至只要講到四句偈裡的意思，給別人說明，讓——幫別人，呵，了解，那麼呢，「而此福德勝前福德」。他說，這個福德比那個以前我們平常的觀念講的那個已經是無可數的呵，那個福德呢，還要大；這個為什麼呢？因為不管這一些有多大、多大呢，是有限的東西。你如果能夠幫人家使他了解說，真正實際上的，只是你自己的這個直接經驗內容；而且，它是遷變，無可執著的。這個一了解以後，這個人可以從輪迴，還有種種世間的煩惱，什麼，全部解脫啊，就是變成無限了；其他的，都是有限的。你再多、再多、再多，有限就有窮盡。它這個是你回到一切是一體，你這個人，以後永遠解脫，永遠是在一體裡面，你就是「成佛」。所以，這個是比那個還要殊勝。

然後，〈尊重正教分第十二〉。接著，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就是說，只要有人，在解釋這一點——這個經典的法義，甚至只是在講那四句偈這一些呵，就要知道在這個地方，一有人在講，「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就是說，那麼，所有的天神吶、世間的人啊、阿修羅這一些啊，他們都應該對這個地方，能夠開示這個的地方呵，「供養如佛塔廟」；就好像是裝著佛的舍利的這個塔啊，或者紀念佛的塔啊，或者給佛蓋的廟，就是說，使佛法弘傳下去的地方啊，都要像這樣的來、來供養；就是說，你就要護持了。只要有人能解釋這個經啊，為別人開示，那麼，這個地方你就要像、像佛就在那裡一樣來供養；祂的意

思是這樣。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就是說，何況如果有人呢，他能夠受持——就是接受，而且保持住；就是說，堅持這個裡面的意思。而且讀誦，就是說，他讀誦的話，一來自己聽，可是，你讀誦有聲音，旁邊的人也有機緣來了解嘛。如果有人能夠這樣，就是說，在弘揚這個經啊，祂說，「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就是說，這個人現在做的呢，就是「無與倫比」的一件事了；為什麼說它是「無與倫比」呢？因為這是一——所謂「成佛」，就是究竟解脫；而他把究竟解脫的意思說出來了，幫人家瞭解了。「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就是說，甚至是只要有這個經在的地方呢，那就相當於有佛在那裡；所以呢，大家要像很恭敬的弟子一樣來尊重這個地方。這一些都在強調說，這個「法」是多——這個經裡講的「法」是多麼的重要了，根本呢，成佛根本大法。

下面一個就比較長了呵，明天再講吧。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九月廿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五）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

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今天講的是〈如法受持分第十三〉。「爾時」就是說當時了，須菩提跟佛說，「白佛言」就是說，跟佛說；「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他問祂說，這個經要叫做什麼名字啊？我們要如何來尊重？「奉」是供奉、尊重；「持」是說，就是老是記住它嘛，呵，這一個經。佛告訴須菩提說，「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是說，經的名字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這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像金剛一樣「無堅不摧」的智慧，「般若」是智慧。以這樣的智慧呢，「波羅蜜」是達彼岸，就而得解脫嘛。然後呢，你要記住這一部經的時候，你就是用這個名字來記住這個經了呵；為什麼呢？祂說，「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祂說，佛在告訴你說，這是智慧達彼岸呢，實際上也是沒有東西可以抓到，可以來說是般若波羅蜜的——這個智慧啊，不是有東西你可以抓到，所以說「非」呀。意思只是說，實際經驗裡，你根本抓不到的，這個智慧你開不開；有沒有？就不是有個東西你可以真的抓到的，只是呢，用這個名字來說，哦，本來是迷執嘛，現在瞭解說，什麼都不可以執。那麼，只是瞭解了這一點呢，我們把它叫做「般若波羅蜜」而已啊；這樣子。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你覺得如何啊？你想是什麼一回事啊？「如來有所說法不？」如來有說什麼東西嗎？有給你什麼教導嗎？「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他說，世尊啊，你其實沒有說什麼。欸，明明講了這麼多話，怎麼叫「無所說」呢？他的意思是說，你沒有一樣講的東西是人可以抓得住的東西；是這個意思。就是說，並不是說，哦，我講了一句話，那你背這一句話；那就錯了，你就不懂我的意思了。祂講的東西，不是可以執取的；祂是不能執取地在開導你。所以，你不能說祂說過這句話，我一定要背住；那個你已經先執著了。

須菩提，你想怎麼樣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三千世界這麼大的一個範圍內的，所有的微塵的數目，是多、還少？須菩提說，很多啊；就是

說，照我們平常那樣算，當然是很多嘛，呵。「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所以你看，這裡祂就開始了，就是說，我們平常認為是什麼的，祂都要跟你提醒啊。哦，你有沒有看到沙子？當然有啊，這麼多沙子在海灘啊；可是呢，你真正要抓的時候，只是你的一時的感覺而已啊。現在是有看到，也有摸到，有感覺沙子的小粒啊、溫暖啊、什麼；可是呢，這個是你經驗的整體裡面的一部分你注意到而已；然後，這個經驗一直在換。所以，經驗換的時候，你去哪裡抓這個東西？沒有了。你當然有過那個經驗，有記憶啊；可是那個東西，不是有一個實在東西在那裡可以讓你一直抓著的；那麼，它呢，只是叫做「微塵」而已。你看，祂已經開始對我們平常的世界啊，要來講說這個東西不是實在有，而是叫做這樣而已。

剛剛是——以前——前面已經講過那個果位；有沒有？「四果」也是那樣。然後，剛剛呢，即使給了你一個經的名字，怕你執著這個經名嘛，也是跟你講說，這個智慧達彼岸，只是這樣講而已啊，也還是沒有可以抓的，你不要以為有智慧可以抓；不要說，喔，開悟就是怎麼樣；有沒有？一個了不起。那個、那個就錯了；你抓一個開悟，你就是錯的。那麼，「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道理都一樣，哈。下面就開始了，從最小的構成的是微塵嘛，到整個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個世界，哦，也都是名字而已啊，呵，就我們的經、整體經驗裡面，給名字而已啊。

然後，接著問了，「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就是說，那，叫做「如來」的，是——因為如來都說有三十二個殊勝的大人相嘛——怎麼樣好、怎麼樣好，哪裡都

跟普通人不一樣啊。那麼，祂說，是不是用這三十二相就可以見如來？祂的意思就是說，是不是說，只要任何有這三十二相，我們就可以說是「如來」呢？祂問他這個意思。他說，「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他說，不是啊，世尊，不能說有三十二相，就是如來了；為什麼呢？祂是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每一個相，都只是一個觀念而已，是叫做「三十二相」；說，喔，有這樣子、有這樣子，這樣、這樣……。但是呢，這每一個相呢，都是整體的一部分，而且不是能夠獨立抽出來的，所以，也不是真的實有的；他是這樣講。就真正唯一實有，是你這個整體經驗而已；這個是你毫不費力，你也對它無可奈何。它現在是這樣，就是這樣；你不能改嘛，你不能說什麼；你最多說，我眼睛閉上，看不見了，可是，你不能改它嘛；對不對？那麼，「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就是說，有人呵，能夠以那麼多的身命布施呢。他這個身命，這個以這麼多身命布施，是什麼意思？或者呢，布施——放生嘛，布施這麼多的生命；或者呢，這個人，生生世世都是奉獻、奉獻；那麼，經過那麼多的奉獻，也是有恆河沙數的奉獻。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祂這一句看起來是，意思很難懂，因為前面是說，哦，如果有人用這樣子的身命來布施，那是功德很大囉；可是說，如果還有人呢，是能夠把這個經裡面的意思，給別人講解，其福甚多啊。它這裡在意義上，就只是講說，這個福報也很多，那個福報也很多；可是，從前面的經文，我們看到祂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有人以那麼多的身命布施呢，他的福德，還沒有這個福德大；有沒有？前面都已經講這樣。就是說，因為

那邊都是有限的，而這邊是無限的，所以這裡的「其福甚多」，祂是簡略了啦，就跟前面的經講的一樣；就是說，這種功德比那個還要大，祂的這一段意思其實是這樣。

再來，〈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這時候呢，須菩提聽到了佛說這一個經裡面的這個道理，「深解義趣」；就是說，他對於祂的真正要傳達的那個智慧啊，他有徹底瞭解了；「涕淚悲泣，而白佛言」，他就悲從中來，流眼淚，感動了，跟佛這麼講，「希有世尊！」他說，世尊啊！你是希有的；為什麼？因為能夠講這樣的道理的，根本就沒有。希有的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你這一回講的這一個，這麼，呵，義理這麼深的這個經典喔；「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就是說，我從過去以來喔，用我的智慧去了解，也沒有聽過這麼深的經了。世尊啊，如果有人呵，能夠——有其他人，「若復有人」，就是還有其他人，能夠聽到這個經，「信心清淨」；而且對這個講沒有懷疑呀——知道說瞭解了佛義，就不會懷疑嘛；因為那只是講你本來實在的情況而已，不是要你——你要相信我這一句話嘛；有沒有？只是要認清你自己的經驗本性是如何而已。如果你能夠看到這一點，信心清淨；就是說，基於你自己的體驗，知道說，你做為一個有情的經驗，其實是這樣；有沒有？那麼呢，「則生實相」。什麼意思叫「則生實相」？就是說，這個時候呢，他就是進入了實在的情況；有沒有？他不再被這一些觀念綁住了，不再被觀念局限了，他沒有那個心裡的那一套，放掉的時候，哦，他就回到本來一切是一體的這個直接經驗裡面而已呀；這個是唯一的實相，所以說「則生實相」。就是說，這個時候進入了，這個時候這個整個實相體現出

來了。他以前隔著一層觀念在看世界、在想事情，都，哦，我要、我不要；我喜歡、我不喜歡，什麼，在那裡糾纏的時候，其他的都忘記了；有沒有？他其他的部分都不知道了，都被擋住了。欸，這個時候呢，哦，他——一旦他能夠放掉那一些後天學到的一些執著，這一些一放掉的時候，本來就是這樣而已呀；這個是實相，唯一的實相。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就是說，喔，那麼，這時候呢，這個人就是最難得的一個功德；它這個不是叫「福德」，這個不是因果——做善事，然後有善果，那是福德。這個叫「功德」是為什麼？就是說，它這個是沒有好壞的，這個是真正體會了這個意思以後，本來就有的東西。那麼，要跟那個分別呢，只好把它叫做「功德」了；有沒有？是這個意思。「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他為什麼——剛剛說，喔，這是唯一的實在的「相」，可是他還是講「非相」；為什麼？你不能去抓，你不能說，哦，我現在這個直接經驗，是——就是究竟的；喔，我究竟了；你這樣就又、又出來問題了嘛，你又被一個名字抓住了，你又——要留在哪裡；不是啊。真正的你的直接經驗，根本不是你能控制的；有沒有？你也不能說，我一定要堅住，怎麼樣、要怎麼樣；沒有的，由不得你啊；對不對？你現在累了會睡覺，什麼，你由得你嗎？所以，裡面有什麼夢啊，還是什麼，都由不得你啊；真正的一切。就是說，還是無可抓，你要徹底無可抓；不能抓說，哦，我這樣，就是證到了；我這樣，成佛了；我這樣，實相了；就都錯了。它是無可言說的，因為根本分不出來去哪裡找一個實相。

「是故如來說名『實相』。」所以你看，他就是處處要叫你說，我雖然用話跟你講了，你不要抓這一句話。剛剛給個經名，就趕快說不是了；現在說「生實相」，馬上跟你講，噢，不要抓。所以，這一部經還一個特點就是這樣，它絕對沒有給你一個東西可以抓的；隨時給你講一個，只是為你、幫你了解而已；馬上跟你講說，喂，要提醒你，喂，不要又執著了。「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他說，現在呵，我聽到了，而且能夠了解，能夠遵照這個來做，不難啊；為什麼？我是已經通達了這個意思。可是，「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如果將來，甚至已經過了五百年以後——那就很久了嘛；對不對？還有人呢，聽到這一個經，就是有緣聽到——古時候是口傳嘛；有緣聽到——像我們現在是讀到囉，呵；有人聽到或讀到這個經呢，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就是說，將來的人，如果還有人能夠相信這個說法的，他是最難得的；為什麼呢？「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他是說，這個人呵——他這個只是個舉例啦；是說，至少要能夠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他要能夠不被這一些觀念綁住，他才能了解這個經的意思。他要是這一些觀念的話，他都是在那裡分別、取相（執著於相）；哦，哪一句話他聽得進去呀——佛、菩薩莫名其妙，講一個東西，就說「非」；講一個東西，說只叫做什麼；莫名其妙。我看明明很實在呀，這個（連連敲桌）我都、都天天——這是我的財產吶，哪裡是「非」；有沒有？就是說，能夠深深體會這個回到直接經驗，那樣的人是很難的啦；對不對？

所以說，「所以者何？」他說，為什麼這個人最希有

呢？「我相也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就是說，因為這一些觀念，其實呢，不是真的有那個東西，而是你的一個觀念而已，是你心裡的一個執著而已，所以叫「非相」。「何以故？」他說，為什麼呢？「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就是說，如果能夠被所有的一一離開一切相，就是什麼？不被這個相拘束，這才叫「離」呀。你受它牽引，受它觀念限制的時候，你沒有離開嘛；你不受這一些觀念限制的時候呢，那麼，你那時候的情況呢，只是叫做「佛」，所以叫「即名諸『佛』」；有沒有？他沒有說「即是『成佛』」啊，因為沒有什麼可以成的嘛，是本來這個樣子啊，哪有什麼成不成咧？你是眾生的時候，你也其實是佛，只是被觀念綁住，你成了眾生；你要是沒有了觀念，你什麼都不用做，那個就是佛。所以，他這裡你看，就是，他們很嚴謹；你看，他不會亂講啊；他不會說，「即為『成佛』」，不會講這種話；他說「即名諸『佛』」。那時候的情況，因為無可講，那麼，要講呢，只能把它叫做「佛」而已。喔，所以，**這裡其實就是說，「佛，即非佛，是名『佛』」，在這裡也講出來了。**《金剛經》其實有講的，只是它沒有弄成那個三段的啦；這裡就是在講這一句話了。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就是說，是這樣，是這樣；跟他證實啦，說，對啦、對啦，就是你講的這個樣子。「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如果有人，聽到有人這樣講說，這個也都是「非」的，這個也都只是名字而已呀；他聽了呢，能夠不驚、不怖、不畏——因為普通人的來講，你在「胡說八道」啊；如果這樣的話，怎麼辦？我什麼都沒有了；有沒有？也會驚、也會怖、也會畏呀，呵。當知

是人——然後說，那我到底是什麼呢？你說沒有「我」的話，那我怎麼辦啊？有沒有？我明明有啊，為什麼說我沒有？很多問題嘛，普通的觀念呐。所以祂說，那麼，為什麼這個人很希有呢？

祂下面又說，「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什麼叫「第一波羅蜜」？就是布施啦，「六波羅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那一些。祂說，如來——祂現在就又要開始跟你講佛法裡面教你修行有「六度」；一個一個跟你講說，這個也不是真的，這個都只是名義上這樣子而已；因為祂教你是一套觀念，而那個觀念並不是真的可以抓得到，只是你要是領略這一些觀念，你照著做，這樣一個作用而已啊；它那個東西本身沒有什麼實質，只是一個名義而已啊。那麼，再接著就是布施，第二個就是忍辱了嘛。祂說，忍辱，不是忍辱；為什麼呢？祂要說明為什麼「忍辱波羅蜜」——忍辱行啊，叫你說要忍辱；有沒有？這個修法為什麼也是沒有實質可以抓的？

祂就說，比方說，我過去生的時候，有一世啊，他被一個王啊，他願意接受什麼，然後，要布施，什麼，就被那個人把他身體都切開。那麼，在那個時候呢，我其實上呢，也沒有覺得有——也沒有這一些觀念的束縛——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怎麼知道我那時候沒有這一些觀念的束縛呢？如果我在以前，被人家這樣一段一段分解的時候，有那一些觀念的話，我應該會生氣、會恨；有沒有？你給我這麼苦啊，我生氣，我會恨你啊，怨恨。可是呢，他並沒有瞋恨，所以就證明說，他那時候已經超越了這一些觀念的束縛了。那麼，他能夠超越這個觀念的束縛；為什麼？因為，所謂「修行」是

說，哦，我有一個「我」，那麼，我去修「忍辱」嘛；可是，其實呢，無「我」。所以，所謂「忍辱」，也只是一個觀念而已，說平常認為的「我」在忍耐；可是，你要是真的回到無我、無人、無眾生的時候，你不需要忍耐，所以也沒有瞋恨；這個整個意思是這樣。這種你要自己事後再想一想；就是說，祂的解釋說，忍辱，非忍辱。祂是證明說，因為要是你真的回到不受觀念束縛的時候，那也就沒有這個事情了嘛。我們現在在講要修，是說有「我」嘛；我慳吝，所以我要修「布施」；有沒有？我會那個瞋恨，所以我要忍辱啊；這是從有「我」來講。但是，這個是對還有這個問題的人在講的時候，幫他怎麼樣一步一步走出來；可是實際上，他已經如果到了那個離開觀念束縛的時候，這一些也都變成是假的囉，空話而已呀，忍辱、什麼，都是空話而已呀。

「又念過去」，祂又提到另一個事情；在五百世，祂有五百世都是做忍辱仙人，就是說修行人，修這個「忍辱」的人，有五百生都是這樣做。在那一些時候呢，祂也都是沒有這一些觀念的束縛，所以祂能五百世都那樣修，因為祂那時候早已經超出這一些觀念的束縛了；祂以這個做例子。然後，祂就說，「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因為祂實在是這樣做過的，祂跟你說，所以呢，你們現在要修行的人、要覺悟的人——這一些菩薩，你也是要像我那樣，要不受任何觀念的束縛，而來說要有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你要能那樣呢，你才有希望得到這個無上正等正覺；你只要有任何執著，被觀念束縛，你就不可能達到的。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就是說，你所有覺受裡的任何東西，你都不可以執取；「應生無所住心」，這個跟前面已經都簡單講過，就是說，你完全都沒有——無所住的時候，不執著任何東西的時候，那麼，那樣的心呢，才會是無上正等正覺；為什麼？那個時候是一切一體；一切一體，你做的事情絕對不會錯的啦——你不會害自己嘛；你也沒有對立的觀念啊，沒有說，我好，就好；你怎麼樣，我不管嘛；完全沒有那樣。就是說，如果大家真的沒有觀念的執著呵，能夠解脫呵，會有打仗嗎？絕對沒有。大家好好在一起，為什麼要起來、要這樣破壞來爭鬥？來殺、來什麼？不可能嘛，根本不可能有人會去那樣做；那個都是一個系統的觀念束縛下造成的局面。

「若心有住，即為非住」。它這裡這一些都是最重要的一點；你任何執著，其實都是錯了。所以，你真正——我們要修，就是看說，欸，我到底是在執著什麼；有沒有？然後呢，執著什麼，你不能說去——要去改別人，那也是執著；誰肯聽你的？你唯一能改是說，我看到我自己執著哪一點，那一點我能放，那時候你得救而已呀——佛、菩薩這一句話在我們實修上來講。就是說，你住哪一點，那是真正你目前的問題呀，你要從所有的眼前正在執著的一點一滴出來，你才有希望漸漸達到那個什麼都不住的心嘛。你如果習慣了說，這個也不可以，那個也不可以，那，也沒有人可以幫你出來嘛；都在自己呀，呵。（弟子：什麼叫「即為非住」？）這個地方的「非住」是說，不對的，這個住都是不對的。啊，其實，另一個意思就是那個「無實之非」也是可以講；就是說，你說住吧，你真正能抓到什麼？是你心裡執著而已，你有什麼東西可以抓啊？你以為你在抓而已呀，其

實還是整個一體一直在遷變；有沒有？所以，不過，這裡重點是在說，不對的，這個是不對的；你凡事有住，就是不對的了。

所以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所以祂就說，你要做布施的事情的時候呢，你不能在形相上有執取；你如果形相上有執取，你就整天在說，喔，我有多少錢，我拿了多少出來，做了多少事；你整天計較這個，那你沒有解脫啊！你還在執著裡面繞而已，你還在輪迴裡面；你是有福德啦，可是你不能得解脫。以前梁武帝，喔，蓋了很多廟啊，讓很多人出家，什麼、什麼。他遇到達摩祖師，他說，我這樣是不是功德很大？他跟他講說，你有福德，沒有功德；為什麼？你執著了嘛，你在那裡計較說，喔，我多厲害；這一些想法就是把你綁住了，你就不得解脫。本來布施目的是叫你練習放，結果你在那裡計較功德的時候，你就是放不掉嘛。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祂說，菩薩是要利益一切眾生的，所以他布施的時候，不能有執著；一有執著，就會有偏私了——這個命比較珍貴啊、這個比較聰明啊、這個反正已經殘障，已經什麼，我們不管啊；你一定搞成這樣子去了。而且，菩薩為什麼是利益一切眾生？因為菩薩是漸漸能夠放掉執著，放掉執著的時候，慢慢看到其實都一樣，都是一體；所以，他發心都會想說利益一切眾生。「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就是說，所有這一些東西呢，都是只是你的觀念，不是它實質有東西。這裡的「非」是「無實之非」，不是真正可以抓到的。「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祂要告訴你說，即使你看到的這一些有情啊，你現在認為說，這個眾生、那

個眾生的，為什麼叫「即非眾生」？就是說，在你的直接經驗裡來講，牠也是一體，就是也是整體的這個現象，變化中一時的出現而已；在牠做為一個有情來講，牠只要不執著，牠也是在牠的經驗的整體裡面；有沒有？就是說，牠其實就是佛，只是我們把牠說，噢，我現在是人，我比你這個的老鼠棒啊，我什麼……；自己心這樣想而已，其實就直接經驗來講，牠跟你是一體。而且呢，牠也沒有跟你高低啊，牠也是佛——牠如果能夠不被觀念綁住。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祂說，如來是講真話的、講實在的話的；「如語者」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是什麼樣子，我是講什麼樣子；「如」啊。祂經驗到的直接經驗是這樣，所以祂只是在跟你講直接經驗是怎麼樣而已，祂沒有編東西出來；有沒有？我們說這是一——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喔，現在很多宇宙的理論，這個世界是什麼，等一下又有新的理論出來了；這一些是人編的。如來根本沒有提出這一些話來，祂講的就是說，噢，真正是什麼，這些都是你的相而已；你不執著相就對了，觀念而已呀。「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祂也不會講騙你的話，也沒有說，一下講這樣，一下講那樣；因為其實祂無所說嘛，祂根本不要你執著祂講的話；祂沒有、祂沒有存心要你做什麼，所以祂不需要好像引誘你說，哦，你要信我的話，要怎麼樣做；不是這樣的。祂只是幫你自己去體會實在怎麼樣，然後，你自己選擇了；覺不覺悟、解不解脫，佛教從來沒有說你一定要跟我怎麼樣，呵。反而都是說，「待其緣熟、待其自悟」；為什麼？你不、你不自己放掉執著，誰能幫你放掉啊？沒有人可以做到的，佛也做不到。

「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就是說，如來所領悟的——這個「得法」也不是真的有東西可以得；祂領悟到了「無實無虛」，根本不是說真的有東西或沒有東西；為什麼？就這個、這個整個大海裡面，你、你海裡去分什麼？連、連、連「我、你」這種什麼對立的觀念都沒有的時候，講不出來的東西嘛；那，講都講不出來，還有什麼真假呢？有真假，說，喔，我講了一句話，那跟、跟經驗對比，喔，那，這個真、這個假；這個都是有對立以後的事情。現在你全部在——全部根本是一體，根本分不出來的時候，哪有什麼實虛？呵，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就是說，你只要有任何一點執著，你就像在黑暗裡面的人；為什麼？你被那個執著籠罩住了嘛，「即無所見」。它這個「無所見」是什麼？你就看不到真正情況是什麼樣；有沒有？你看不到你觀念以外的事情。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這個「法」是講任何東西；你菩薩心沒有被任何東西綁住而來布施的話，「如人有目，日光明照」。那麼，就像一個有眼睛的人，他就自然看到日光下一切東西嘛；「見種種色」，什麼情況他都、他都能瞭解。所以這個也是，你要懂這個的話，就是有執著的時候，就一種不是戴了有色眼鏡呢，就是「心盲」，被有限拘束了，被一些觀念綁住了；能夠超出的人，就看到原來是怎麼樣一回事。「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祂是說，將來呀，如果有人能夠了解這個經，而且肯讀誦，肯一直念唸——當然是覺得這個經講的有道理嘛；他能夠了解這個的話呵，那麼，我佛呵，

這個如來啊，用祂的智慧呢，就都可以瞭解到說，像這樣、這一類的人呢，他可以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什麼意思？這樣的人就有希望回到他本來無限一體，那，這個就是無量無邊的功德了。這樣的人，能夠瞭解這個意思的人呢，他就有可能回到本來清淨的那個。

好了，今天講這樣。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九月廿六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六）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即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今天開始講是〈持經功德分第十五〉。「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祂先講一個說，不得了的；太陽一出來的時候，就用像恆河沙那麼多的身來布施；就是值得那樣的身的東西呀，或者說有那麼多身體來布施。中午的時候呢，又這樣子了；喔，到了下午的時候——傍晚的時候，又這樣子做了。而且這樣做呢，不是一天而已，是「無量百千萬億劫」這樣子在做；那就是根本數量就是數都數不清了嘛。比起這樣的功德呢——比起這樣的福德，如果有人聽到這個經典，「信心不逆」；他相信，而且不會再改念頭了，那麼，他的福比那個還要多；只要說聽到這個，能夠相信，而且不變，這就已經功德比那樣子都還多了。何況呢，還要書寫——把這個經又抄了，抄了可以傳佈嘛，呵，給別人看；受持、讀誦——受持就是接受，而且持者就會背誦了；而且讀誦——而且念出來給別人也能聽到。再、更接著呢，「為人解說」；因為有的人聽到啊、讀到啊，不一定懂意思啊，他還給人家解釋說這個經這樣講是什麼意思；祂說，何況這樣子。就是說，如果能夠這樣子進一步做的話，比只是信心不變的人呢，那個福還要更、更多。

「須菩提，以要言之」；就是簡單地來說呢，就是這個經呵，有「不可思議」——不是你能想到的；「不可稱量」——也不是能夠去量說它有多少的；而且是「無邊」的——沒有邊際、沒有限制的功德。如來是為什麼樣的人說呢？「為發大乘者說」；什麼叫「發大乘」？就是說，他發了大乘的心呐，就是「菩提心」呐，呵，「希望一切眾生都成佛」那樣的心的人。「為發最上乘

者說」；最上乘也就是，因為他是希望大家都成佛嘛，那，沒有比這個更高的囉。「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果有人能夠記住這個經典，念誦這個經典，並且，普遍的宣揚的話；這個「廣為人說」，就不是只是為人解說，為人解說可以只是給一個人講嘛；這個「廣為人說」就是說，喔，到處去宣揚；有機緣就弘揚啊、就說明啊。那麼，「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就是如來就完全地瞭解說，像這樣的人呐，他是能夠有不可以量度、不可以說清楚的、沒有邊限的、不可以思議；就是你怎麼想都想不完的，那樣的功德了。這樣的人呢，「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樣的人，就是承擔起來如來的無上正等正覺；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如來的無上正等正覺，他能夠使得這個、這種覺悟呢，弘揚出去，傳佈下去；有沒有？傳給一代一代呀，呵。

「何以故？」為什麼呢？「須菩提，若樂小法者」；他說如果呢，是喜歡那種可以抓得住的那種法的人呢——這也不一定是佛法，就任何其他法，它可以比起這個來，都是小法；為什麼？這個是無可限量的，其他的都是可以抓得到的。那麼呢，他們都是一一為什麼小？就是因為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有被這種「見」束縛住的話，他怎麼講，講來講去，非常有限，他自己都不懂。那麼，有那一些「見」的人，對於這個經呢，他一聽就覺得不對嘛；有沒有？那他都聽了，都不能聽受了，就不肯接受了，他還怎麼肯去讀呢？啊，怎麼替人家講呢？他自己都不懂意思，怎麼講咧？所以，他就是說，其他有、有那個執著，什麼，成見的人呵，就不可能了解這個經，也不可能弘揚這個經，也不

可能接受這個經。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祂說，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有這個經典，「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就是說，有這個經的地方，世間的這一些天神啊、人類啊、阿修羅啊，等等啦——祂這個雖然只列出三個，祂是講一切世間嘛；所以說，所有這一些世間有情啊，「所應供養」；就是他們是應該要供養；為什麼？因為這個經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們有可能學習到怎麼樣可以得從輪迴解脫嘛；所以，這是他們應該供養的地方。「當知此處即為是塔」，他這個就——「塔」是指什麼？是指佛的遺骨的，供佛的遺體的地方囉，佛的舍利的地方囉；或者說，佛的法身啊，這一些。祂說，這個呢，等於這就是佛在這裡了；「即為是塔」是說，這就等於佛在這裡。因為佛的所謂的「存在」，祂也不是著於什麼相；所以，佛本身也是說無相。祂不是執著說，我現在這一個肉身，哦，才是佛在；祂說，真正「佛在」在哪裡？在這個經；為什麼？這個經裡講的，才是這個佛——真正瞭解佛的地方，真正所有人都可以成佛的地方；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真正佛在的地方。「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那麼呢，你們要怎麼樣表示尊敬呢？就應該作禮——就磕頭哇，或者禮拜啊；然後呢，圍繞。因為他們那時候是右旋繞著；你若尊重哪一個人啊——聖者，你就是繞著他嘛，在他那邊順時鐘繞，這樣叫做「尊敬他」的意思。「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就在那裡呢，供鮮花囉、點香囉，來供養；這樣子。

所以，這個主要的這一個分，這一個節呀，它主要是說，有這個經的話，比什麼功德都大；那麼，你要對這

個經的尊重呢，就等於是佛一樣。而且說，如果能夠瞭解這個經，為人家廣說啊、什麼，這樣的人呢，才是真的把佛法的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這個事業，承擔起來的人；這樣子。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復次，須菩提」，再來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祂說，如果有人吶，在那裡信仰這個經啊，能夠接受啊、能夠讀誦啊，但是呢，其他人因為不瞭解，覺得這都是「胡說八道」——跟他們的觀念不合嘛，所以，就說，哎呀，你們這些都是空口說白話的人；有沒有？就輕賤嘛，覺得他是亂來、亂講。這樣的話，如果這個人，原來過去生呢，有一些罪業，他應該是會墮惡道——所謂「惡道」，就是畜生、餓鬼、地獄；有沒有？原來有造過那樣的業的人，就現在因為弘揚這個經、受持這個經，而被人輕賤；這一下呢，有什麼好處？反而就是替他把過去的罪業都消掉。而且，因為過去的罪業都消呢，那麼，他就沒有業障了嘛，他就能夠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了。祂是說，這個經，你是難免會有不懂的人認為你不對的；但是，你接受他們的這個對你的輕賤吶、侮辱啊、批評吶，那麼，他就是替你消業，你反而就以後沒有業障，呵。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你能夠接受的時候，是你沒有一一也沒有我、人、眾生、壽者的見解，你才能接受嘛。你如果還有那種見解，你就要跟人家鬥、要跟人家強辯吶；啊，他也不能接受，然後你又造業了，那你就不能消業嘛。但是，你現在能夠接受，是為什麼？你已經知道這一些都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我不需要再跟你辯；這樣的時候呢，你進

入的那個情況，從所有的這種觀念束縛出來的時候，就是你會進入這個無限一體、本來清淨，呵，就是你的直接經驗了。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祂說，我記得呵，過去呵，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就是說，非常、非常長的時間呢，「於然燈佛前」，就是我那時候是在跟著，那麼長久時間跟著然燈佛在學習的，在那裡修行的；那麼，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面，我曾經值啊——「值」是，也是碰到，也可以說是伺候；你看，值日嘛；有沒有？今天該你來做什麼；能夠遇到啊，承事呵，這麼多這一些都是那由他，什麼——都是古時候的數字啦，很大很大的，什麼；那麼多的佛啊，「悉皆供養承事」；我對祂們都是供養承事。就是說，不但要設法供養祂，還要給祂做事啊，什麼；「無空過者」，就是說，我只要有遇到那個佛呢，我沒有說沒有對祂供養承事的。

其實這裡，那裡講的佛，就是眾生呢；就是平常你以為是眾生嘛，從佛來看，那一些都是佛啊；有沒有？就是祂遇到任何有情啊，祂都是供養承事啊，呵。這個也是教我們怎麼修行的呵。祂說，那麼，我做過這麼多，那、那個功德也是無可限量的；對不對？可是呢，「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啊；祂說，在將來——後——末世啊；所謂「末世」，是末法的時代，就是說，佛法已經衰微了；有沒有？那樣的時候，已經是人心根本不會接受這一些，呵，看來沒有用，空空洞洞的理論的時候，在那個時候，還能夠瞭解、還能夠讀誦，要繼續這一個經的話，那麼，這個功德呢，比起我

以前供養那個來講，是「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就是說，哪一邊功德大？就是將來那樣的人，反而比我那個功德大；為什麼？因為我那時候做很多功德，可是呢，他現在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他能夠了悟，他能夠堅持，哦，那，這個他是，這種功德是勝過以往我做的所有功德了，呵。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就是說，這些人的功德，我若一一地來、都說出來呵，有的人聽了，就心都會發狂啊，說，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有沒有？就根本不信啊，不可能接受的。「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就是說，須菩提，你要知道，這一部經呵，它的義理呀——它的經義；它所要說明的這個，是超出人可以想的，叫「不可思議」。而呢，因為它真正的東西是超越的，所以，它的果報呢，也是不是你想得出來的；就是完全不是我們思維的範圍內能瞭解的；就這樣講。

那，這個是一定是這樣；為什麼？因為你的直接經驗根本不是任何語言、觀念可以把捉的嘛，語言、觀念都是很有限的啊，是人腦裡一時的想法而已。它那個實際是永遠、永遠在那裡，一個永遠遷變不斷的——你也可說是一個川流啊，或者一個大海啊，那你怎麼樣用這個去、去包括那一邊；有沒有？然後，下面這個也是很長，就下次再講。好，就這樣。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九月廿八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七）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

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今天講呵，〈究竟無我分第十七〉。在那個時候呢，須菩提就跟佛講了；「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他就一一須菩提就問囉，說，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吶，他們發

這個心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想要證入無上正等正覺的話，那麼，「云何應住？」他應該怎麼樣子來——這個「住」的意思是說，做為他的行持啦，就是他的重點在哪裡？他這個人吶，他這個——這一生應該怎麼樣子，呵。然後呢，「云何降伏其心？」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他有、一定會有其他想法、原來的習慣啊、原來的什麼，那，那一些要怎麼辦？「降伏」就是說，能夠使得那一些心不再來動搖他這個想要證入那個無上正等正覺，那一些要怎麼樣使它平息了，才能不受干擾；就是這個意思，呵。

佛就跟須菩提講了，如果有那樣的人的話呢，「當生如是心」，應該這樣子來想；「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祂說，我呢，是希望使所有的眾生呢——這個「滅度」不是把他消滅的意思；滅而度之啊，它的意思就是什麼？就是使他們呵，能夠把種種的那個本來拘束他們的那一些執著啊——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種種執著，他都能夠使它沒有掉，沒有掉這一些執著；經過這樣的沒有掉，他才能得度，他才能證入無上正等正覺。所以，換句話講是說，我應該要使所有眾生都能夠進入無上正等正覺；但是呢，到了我已經把他們全部都，呵，使他證入正等正覺的時候呢，「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而實際裡面呢，是沒有一個眾生是真正的有經過這個滅跟度，而達到度的。

那，所以，「何以故？」為什麼是這樣想呢？為什麼他的發心是這樣呢？「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就是說，他如果認為說、有這個觀念說，真的有個眾生在這裡，真的有個煩惱中

的眾生，那，真的這個眾生是要我去幫助他，怎麼樣、怎麼樣；然後，他真的已經超脫；他如果都當做是真的時候呢，他根本就不是一個覺悟的有情。「即非菩薩」是說，他就不是已經覺悟的人；因為已經覺悟的人，就是已經覺悟說，那一些只是觀念，我認定說這個是個眾生。那你想吧，像我們平常說，喔，我認定這個人是怎麼樣；啊，其實這個人可能在短暫期間內，或長久以後，經過他的種種經驗，他已經跟你想的差得天差萬地，不知道跑哪裡去了，完全不一樣；你還在那裡說，是有這樣一個人，是怎麼樣、怎麼樣……；那不是你自己心裡多此一舉，只是你自己在想東想西而已呀。那，所以，前面那一句說「滅度一切眾生，而實際上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者」；它的那個重點呢，就在於說，因為你這個已經發心覺悟的人吶，你如果還當做這是實在有個眾生在那裡，那你根本就、你自己都還沒有得滅度，你要去滅度誰？你要幫誰？不可能的啦。你自己已經完全沒有這一些觀念的話，不管你做了多少弘法利生的事情呢，欸，你都覺得說，哦，這個在無限一體裡面，只是一直在遷流的一個現象而已，沒有什麼我做什麼、他得我幫助啊，或者他得度啊，什麼都沒有啊；沒有一樣是可以抓出來的。

像你在講說，哦，以前講說什麼，哦，「沒有獨立的存在」很難瞭解；是的，那是傳統說啊。可是，我即使在講那個說「沒有獨立的存在」的時候，我那時候的講法，也是告訴你說，喔，比方你說，這裡有個桌子啊、有個椅子啊；你簡單地講，你就說，哦，這是個什麼顏色的、什麼形狀的，什麼、什麼、什麼，那你就以為好像那個東西在那裡。可是呢，你真正實際去看，比方說，桌面的顏色，隨著時間變化，太陽照的部位不一樣

囉，喔，或者到了晚上，燈光很暗囉，燈完全沒有了，什麼，哦，它的顏色其實不但千變萬化，而且也沒有辦法說整個桌面都是一樣的；有沒有？你實際感受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下，就是說，你以為桌子說有什麼顏色，其實那個是種種這一些，呵，環境的種種因素全部的結果，不是它自己能夠怎麼樣的。

那，再來呢，「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祂是說，其實呢，對於有發了要證入無上正等正覺的心這樣的人來講呢，「實無有法」；對他來講，他是已經瞭解說，其實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可以實在的、可以說，哦，真的有一個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所以你能夠認定的時候，完全是整個環境的結果，因為都是互相嘛。哦，我來看，是這樣；你看，又不一樣了啦；這一些一切都是，呵，我看的桌子是這個樣子，你看的桌子是那個樣子。所以，沒有辦法有一個東西是沒有任何其他條件而它真的在那裡。我們永遠只能找到一個說，我這邊看到的桌子，和你從那邊看的桌子；真正看到是只有那一個，其他的是我們心裡的那個抽象組織啊，說，哦，這樣的，從這邊看，是這樣；我去到你那邊，我看，也是那樣；哦，所以我們這樣講說，這個桌面是個長方的，什麼；有沒有？這個是這一些都已經不是你真正看到的啊，是你腦子裡的觀念組織出來的一個，那個和你實在看到的是兩個事情；有沒有？呵，好。

所以呢，祂這裡說的「實無有法」是這個意思，就是說，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不是整個整體裡面的，可以抽出來的；抽不出來。它一直——它的所以顯這個樣子，完全是因為整體現在是這個樣子；有沒有？真正我們直

接經驗到是、是沒有辦法畫一個線，沒有辦法單獨拿哪一個出來的，呵。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啊，你想是怎麼樣呢？「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說，我在以前跟著那個然燈佛在學習、在修行、在接受祂的教導的時候，是有沒有什麼東西、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嗎？祂問他了啦，說，是真的有什麼法，說，喔，你照這個，怎麼樣啊、怎麼樣啊，你就一定證悟嗎？「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說，不是的，世尊啊。如果我瞭解你的意義呵，你說的意思，沒瞭解錯誤的話呵，依照我所瞭解的你說的，你在祂那時候，學習的時候啊，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裡的「無有法」不但是說沒有方法，而且是說，你所以能夠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因為你已經知道沒有一個法是可以抓的；這個「無有法」是說，什麼東西都是我們心裡一個抽象抓的而已，整體它根本你怎麼抓它？你自己也是這整體裡面一部分，你——海裡面有辦法從這一點去抓哪一點嗎？它是一個整體，混在一起的，分不出來；分不出來的話，不可能有對立，都是在一整體裡面；是這個意思。所以這個的「無有法」，不但是沒有辦法，是沒有任何東西；因為這樣，你瞭解了這一點，你才無上正等正覺。

「佛言：『如是，如是！』」佛說，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實無有法」兩個意思，一個是實際上沒有什麼方法，另一個意思是什麼？實際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它自己在那裡，它只是這個整體一時現象的一部分而

已，呵；這樣子，所以如來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祂說，如果是有、有什麼方法，或者有什麼東西可以抓，而可以證入無上正等正覺的話，然燈佛不會跟我預言啊，說，你在將來呢，可以作佛，你的法號呢——佛號呢，是「釋迦牟尼」。祂為什麼不——如果有的話，祂不會跟他這樣講呢？是因為你如果有的話，那你根本就連菩薩都不是；你還沒有覺悟呢。祂說祂怎麼辦法替你說，哦，你是將來開悟；這個「將來」也不是說一定多、多遠以後。就是說，喔，你是會成佛的，你可以叫做「釋迦牟尼」啊；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已經瞭解說實無有法了；所以呢，我證入那個沒有被任何觀念局限的情況呵，然燈佛才跟我講說，哦，你、你將來呢，一定會作佛，號「釋迦牟尼」。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已經完全從這個觀念的束縛出來了，所以呢，你將來有可能幫所有的眾生，引導他們，使他們也這樣瞭解，所以我給你一個名號，叫「釋迦牟尼」；這樣子。就是說，它這裡的重點是在講什麼？祂所以做那個預言，是因為你已經實在了解，沒有一個任何觀念的執取；是在這一點。因為這樣，你才能夠說，將來有這個名號，叫做「釋迦牟尼佛」，來幫別人呐，呵，這樣子。

為什麼呢？「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來」是、是什麼意思啊？就是說，這裡的「諸法」是說，所有的東西呀；「諸法如義」呀，就是說，所有東西就只是它那個樣子而已呀；你進入那個，你不再去分別的時候，所有經驗裡的所有東西，它只是這個樣子而已。你說吧，這個、這個椅子在那裡，需要我叫它椅子，才、才是一個樣子在那裡？沒有啊，根本跟我心裡怎麼想，都沒有

關係。我經驗裡看到這一個，我也不是說，我經驗以外我知道它有一個我現在講的；沒有那樣意思。而是說，就是我现在直接看到這樣一個，不管我叫它什麼，或者不叫它什麼，我經驗裡確實是這個樣子而已，只是這樣而已；所有東西都是我實在經驗到的是什麼。那麼，所謂的「如來」呢，就是說，祂經驗到的一切呢，祂沒有心裡再去多餘的加一個說，這是什麼啊、這不是什麼啊；這個好啊、這個不好啊；這個我喜歡的、那個我喜歡；那個都是心裡攪的啦。祂的經驗裡就是，是這樣而已呀，等一下就是這樣而已呀；有沒有？那樣叫做「諸法如義」。就是說，所有的東西呢，只是它現在這樣而已，喔，嗯。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果有人說，哦，所謂「如來」啊，是祂已經得到了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看，一再強調，說「實無有法」；也沒有方法可以得，也沒有哪一個東西當做是實在的，喔。「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祂說，所謂的「無上正等正覺」呢，就是一切經驗就是現在這樣而已啊，你也不能改它，哦，我也沒有辦法去說它是什麼；要說什麼，都是自己心裡編的一套而已；沒有你心裡這一套，它還是那個樣子；有沒有？就是你這個心裡想的，全是多餘的，是人自己亂搞。

那麼呢，「於是中無實無虛」；就是說，所謂「無上正等正覺」呢，其實就是也說不出來這是實、這是虛呢。你說實虛的話，是你假定有一個椅子真的在那裡；啊，可是，你不看它的時候，你怎麼知道它在哪裡呢？你怎麼知道它沒有改變呢？除了你當時真正經驗的以外，沒

有；所以，只是這一個而已，去怎麼樣講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有沒有？你在一個海水裡，或者你在大氣裡，你怎麼樣講說這個是真、是假？你要有可以比較的嘛。它是個整個整體，你要去哪裡比較？我找不出另外一樣、一樣，喔，我怎麼說它是，是實、是虛呢？我、我們現在說，哦，這個現在摸得到，這個是真的；等一下照一個相說，哦，那個是假的；那是因為你記住了這個，跟那個感受不一樣，你在那裡做這種分別，你只是在講說我的感受不一樣。可是它本身有什麼實跟虛？沒有啊。你是比較兩個感受說，哦，這個是實在的；這個只是一個照片，這個是假的。那是在比較感受而已，他直接的經驗的時候，沒有實，沒有虛啊，沒有東西可以比較。你現在只有這個，你跑不出去啊，你沒有別的可以比呀，那你去講什麼實跟虛呢？其他的實跟虛是我們把不同的經驗記在腦裡，然後來比較，喔，那個已經都是你心裡想的事了，不是真正體會到的東西啊，不是真正的經驗啊。

所以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這是什麼意思？也不是說，所有的方法你都可以「成佛」；不是。而是說——這裡的「法」是東西啊；所有的你能經驗到的，真正經驗到的呢，它是一體的，而佛呢，是了解這個一體，所以佛就知道說，這一些呢，就是跟我分不開的；這樣意思的「佛法」。就是說——你知道嗎？我以前看過一個視頻呵，人家那個宗教方面的，他訪問那個日本的一個禪寺那一類的；啊，那個人就指著東西說，這是什麼？問那個寺裡的人吶。那個人跟他講說，這是「佛」；不管他指的是桌子、是椅子、是佛像、是柱子、是什麼，你講什麼，他都說，佛、佛、佛；這個的就是這個意思。這一些全部是一樣的東西，就一體裡面

分不開的；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是這個意思。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祂說，所有的一些東西呢——東西還是我們觀念分出來嘛，我把這一個當做一件，那個當做一個；有沒有？這一些是我們人去分，經驗裡它沒有分呐，它只是在那裡這樣一片。祂說，「所言『一切法』」，我剛剛在講說一切法都是佛法；這一些法呢，「即非一切法」；就是說，實際上，它沒有真正獨立存在，所以「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但是我們又要傳達這個經驗，彼此在傳達的時候，就只能說，我把它叫做這個——喔，我們兩個都同意了，這種是叫椅子、這種叫垃圾桶、這種叫什麼；有沒有？都只是名字而已。

所以，這裡你看，又來了；就是這個經主要都是用這個方式。我們平常不是有在講什麼嗎？可是，我們平常一講的時候，我們是當做一個實在東西的；有沒有？每一樣東西呀。你一個名字出來，就是這是實在一個東西；有沒有？有這樣一個假定。但是，那個是其實是你的觀念的執著；為什麼？你遇到別國人，別的文化、別的語言，他根本就叫成別的嘛。喔，他有、有時候你說 family，家庭嘛；哦，中國人的家庭的觀念是怎麼樣？哦，美國人的家庭的觀念是什麼？不一樣啊。像我們剛來美國，他保險他就跟你講了，我們這邊的 family，沒有包括你父母喔；有沒有？你其他的觀念是說，哦，父母也是我的家人。可是他的保險，只有你的太太啊、小孩，這個算你的 family，他的保險啊。所以就是說，都不一樣的，都只是人自己定的，呵。

所以，下面祂說，「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祂說，比方說囉，須菩提，比方說，當我們說一個人喔，他長得很高大囉；那麼，這個時候是什麼一回事呢？須菩提就說了，如來說有一個人身體很高大啊，但是，這個呢，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找出一個說單獨在那裡，不靠——不是跟整體經驗一片的、的一個大身，是找不到的；所以叫「即為非大身」。你所講的這個，並不是這樣子，只是整個經驗裡你特別去認定一個、一個範圍而已；所以呢，要講到那個的時候，我們只能說是叫做這個；就是我把我的經驗一片的、一整體的，我說，喔，這個是什麼音樂、喔，這是什麼味道、喔，這是什麼香味、喔，這個是什麼；是我們自己去加名字啦，它、它本身都在一起呀，哪裡有分？它沒有說我有個界限。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祂說，須菩提呀，菩薩也是這樣；如果一個菩薩他說了這樣的話，說，我應該要滅度無量眾生——我要幫助無量的眾生呢，都能夠滅掉他心中的執著而得到超渡呵；祂說，如果這樣想的時候，他就不是菩薩；為什麼？他已經以為說有個「我」以外的眾生，這個就已經是把「我」啊，這一個觀念，當成一個真正可以獨立於一切經驗的東西；沒有、沒有啊，呵。「何以故？」為什麼呢？「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真正瞭解說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分、從這裡面抽取的，那樣的瞭解的人才是覺悟了的有情啊。

所以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祂說，任何地方呢，任何東西呢，都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就是說，任何東西，它裡面呐，如果你認為它是有個它自己的「自我」，或者他是某個人呐，

或者他是一個衆生啊，或者他是有生命啊，什麼，這一些都是什麼？只是你的觀念。你說，喔，我記得他小時候怎麼樣，我記得他現在怎麼樣；喔，他長大了，他多了幾歲了，什麼；全是我們心裡在想，也沒有說你記憶錯誤。但是，在你經驗裡面的話，那一部分全部是在你腦裡而已；你經驗的是一直一個混在一起的，根本從來也沒有辦法分的，呵，嗯。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呀，如果一個菩薩說，喔，我應該來莊嚴佛的淨土啊，那麼，就不是叫做「菩薩」；爲什麼？「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因爲佛來講呢，就是說，都是一樣的道理啦，沒有實際什麼，只是叫做這樣而已。所以，當你不管你做多少，不是你做的，是那個整體的現象裡面的遷變而已，呵。你也是那個整體的現象裡面的一部分，你根本抓不出一個「我」來嘛，直接當下能經驗到的；你有的「我」都是觀念抽象而已。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它這個「通達無我法者」是說，不只是人啊，還有東西呀，任何東西都是「無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無我」；瞭解這個就是說，它沒有真的獨立的一個在那裡，而是整體的一個區域而已，一個現象而已，呵。要真瞭解這個的時候，才是真正可以叫做「菩薩」。所以，這裡呢，真的叫「菩薩」呢，也不是說有個菩薩在那裡，只是說明這種情況。這個人已經不再被這一些自己心裡的那一套綁住了，完全能夠「如實知見」；就是真正經驗到的，眼前是怎麼樣，就是這樣而已呀，就是這樣；那，永遠，就永遠只是這樣而已。生的時候，也

是只是這樣；死的時候，也是只是這樣；死了以後，也還是只是這樣而已，只是我們不知道說死後。可是，從修行，聽別人的經驗，或自己的經驗，知道說，死了也不是就停止了；有沒有？還是有種種的，呵，會有來跟你溝通、會有種種的什麼，呵——他的事情也還沒有完啊，他原來放不下的，還是放不下；有沒有？所以，這裡面呢，就是跟你講說，這個、這個東西就是一直都只是這樣而已；你如果瞭解一直都只是這樣而已的時候，你就、其實你就可以馬上從生死的這種擔憂啊、輪迴，什麼，都出來了；有什麼好擔憂呢？現在這個樣子，你有辦法改嗎？沒有辦法改啊。你說，我離開這裡；離開這裡了，去到那裡，也只是這個樣子啊，也還是那個樣子；有沒有？喔，那你現在生是這個樣子，死也還是這個樣子；他那個到時候的情況，也不是你能怎麼樣；有沒有？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擔憂的事了。

再來呢，它這個所以需要一再講、一再講，是因為你還沒有徹底瞭解的時候，很容易呵，隨時自己又習性喔，就出來這一些有我執觀念的會出來。所以，它就故意跟你講東講西，就是要讓你深入去——提醒你呀，說，不要上這種當、不要上這種當，這些錯誤不要犯；這樣的意思。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

有佛眼」。祂這裡連著問了五種眼，肉眼就是我們平常這個有肉身吶，從肉身能看、看到的東西嘛，呵，這個叫「有肉眼」。然後，「如來有天眼不？」天眼就是說，超出肉身呵，的時候，肉身的眼閉著，還是看到東西，那種就——因為是超出肉身的，就叫「天眼」，呵。「有慧眼不？」是說，如來呢，是不是能夠辨認說這樣是智慧，還是愚癡嗎？是有辦法辨認；為什麼呢？因為只要你有被觀念執著，從如來來看，你就是好像一個人擋在那個——好像在一個房子，關在裡面一樣，呵；或者是戴上有色眼鏡在看世界一樣。那麼，你這樣子當然是，就是，喔，愚癡嘛，不能瞭解說自己受什麼限制，而這個限制其實是你自己戴上去的，呵，你不懂得把它拿開呀；如來是能分辨這種的，呵。

祂說，「如來有法眼不？」他說，是的，有。什麼叫「法眼」？就是說，哦，能夠瞭解說怎麼樣子可以使、幫別人把這個愚癡弄掉——對這樣的人要用怎麼樣的講法，使他領會說是自己被自己的想法綁住了。那，如來祂已經出來的人，一看，跟你講話、聽你講，我知道說你的盲點在哪裡，我就可以指導你怎麼樣出來；所以說祂有法眼。然後，最後說，如來有沒有佛眼？什麼叫「佛眼」？佛眼就是成了佛的眼。那個是什麼眼？就是一切如實嘛；一切只是如實，當下這樣而已呀，那個就是佛眼了；有沒有？已經完全沒有觀念夾雜了，呵。

那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你看，祂現在又到世間的東西來了，從那個最小的這種叫做「沙」啊，這一種來講。祂說，恆河中所有每一粒沙啊，佛有沒有說它是沙呢？他說，是的，如來是有說它是沙，恆河的沙，呵。「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這就像以前講過的嘛，所有的恆河沙的數量已經無量了；啊，這無量的恆河，都是那麼大的，那麼，這無量恆河的沙，那就是無量的無量囉。這樣的數目的佛世界，這樣的佛土啊，如果有這麼、這麼的無量多，那麼，這樣是不是多呢？那，須菩提回答說，很多哇、很多哇，呵。

那，佛跟須菩提講，所有那些佛土裡面呐，所有的有情啊，他有幾種心，如來都知道；為什麼呢？「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祂說「我都知道」，是什麼意思？因為不管他是什麼心呐，不管他哪一個，什麼念頭、什麼觀念啊，從佛來看，都「非心」呐，都只是他自己的妄想，呵，只是叫做「心」而已，沒有實質嘛。一個人一個妄想，喔，每個人偏見——我覺得這樣、我認為這樣；只是叫「心」呢。所以，不要被自己的那個妄想把你能夠實際上體會你的經驗的這個能力都遮住了。你看，我們一天到晚在想什麼東西的時候，是不是會——為什麼很多會出車禍、會什麼？就因為心被綁住了，眼前的看不到啦，這是最、最明顯的，呵。為什麼需要佛法？是這個意思啊。你、你都想你的一套，啊，打戰啊，看不見說打戰所帶給人的彼此的痛苦，哈；彼此的痛苦都那麼深，可是，不停啊；為什麼？被觀念綁住了，非照我這樣想的，才、才行；兩邊都是這樣，呵，嗯。

「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它是跟你講什麼？不管你是過去想什麼，現在想的，又是怎麼樣，什麼見解，將來想的，什麼、什麼；「不可得」是什麼？在實際經驗裡，都是沒

有的啊，都只是你心裡一套啊；有沒有？這一句就是這個意思。「不可得」就是說，實際經驗裡，你去哪裡找啊？沒有哇，只有你一個人在那裡、在那裡糾纏啊，呵。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須菩提，你認為如何啊？「如果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就是說，有這麼大的布施，做了這麼大的布施，現在有幾個人有辦法做到？呵，從古至今，大概也都沒有人有辦法做到。即使你做到這麼多呢，那麼，他的福德會不會很大？當然囉。他就說，哦，因為做過這樣的事，他當然得福很多囉。「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它這個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如果福德是真正能夠獨立於我們的經驗以外，有一個東西叫「福德」的話，如果有那樣的話呢，如來不會說得福德多；我就不會講說得福德多；為什麼？那一些都還是有限，如果真的是能夠有一個、一個這樣數啊。那麼，我不認為它多；為什麼？它很有限，它是有限的，呵。「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是因為實際上呢，你是沒有辦法去一個、一個，去抓出來所有的布施啊。你說，我做了多少、多少，無量無數了；可是呢，只是整體裡面一時的現象，不斷遷流；你把它記住了，要累積起來說是這樣的。是因為其實永遠只是這個無限一體裡面的呢，所以，我們也不妨說，哦，這是很多啊、這是很多；這個意思，呵，好。因為它永遠只是這個無限一體裡面嘛，嗯。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十月一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八）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

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今天開始講的是這個〈離色離相分第二十〉。「須菩提，於意云何」；須菩提，你覺得怎麼樣啊？你認為怎麼樣啊？「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就是說，我們要認定佛的時候、是不是佛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說，哦，祂具足色身；什麼叫「具足色身」？就是說，佛說有三十二相，三十二個瑞相，是不是說只要這個人有這三十二個瑞相，我們就可以說他是佛呢？「不也，世尊」；他說，不行啊，不是這樣的。「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他說，不應該說，哦，只要三十二相都圓滿了，這就是佛。

「何以故？」為什麼呢？「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他說，如來說的這個「具足色身」呵，並不是真的那裡有一個東西是一個「具足色身」；為什麼？它只是我們從整體的直接經驗裡注意到的這一些，然後，腦子去組織起來，說，哦，這、這幾個都有了，那麼，這個我把它叫做「具足色身」；只是這樣而已，不是真的有那一個東西在那裡。如果說是有那一個東西在那裡，那就佛就變成限制在那裡面而已呀；有沒有？真正釋迦牟尼佛，祂不是、不是——我們只是從外表來說祂有這些相而已，但是，祂不是這個相；為什麼？祂也是在祂自己的直接經驗裡，也是圓包法界，就是所有一切的，哪裡是一個小小的一個人身限制住說，佛在這裡，呵。所以，強調了；怎麼樣講呢？

那些——這一些都只是觀念而已，不是實在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說，是不是只要這一些瑞相都有，就算是佛呢？「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他說，不是的，我們不能說這一些相都有，就是如來。它這裡的意思跟剛剛那句有什麼不一樣呢？前面那一個是說「具足色身」，是說當做有一個滿足了這三十二相的這樣一個色身在，那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東西的觀念。現在是不講說有個獨立的東西呢，只講說，哦，是不是只要這裡看到三十二相了；那麼，這個祂也不講它是一個色身了。祂說，具足這個相，是不是就是如來？

他說，不是；為什麼？你不能把這個無限的一個經驗裡面的一小部分啊——「具足諸相」這些相出現在這裡，這只是整個這個無限的裡面，一滴呀，海中一滴呀，你要強抓這一滴做佛，也是不對嘛。所以，這裡跟剛剛是不一樣；剛剛是說有那樣子的一個色身，現在不是喔，現在說，只要有這一些相。是不是他現在就比那個少一層觀念？少一個說這是一個色身的觀念？而只是說，哦，這裡總共有三十二相，我都看到了；現在只是講相而已，連這個也不是。所以，就是說什麼？其實呢，真正如來，是——不是哪一點啊；你再怎麼講，都是只是一小點嘛，不是哪一點的。所以，他是無限的一個東西，你怎麼可以拿著——抓著一些地方就說，這就是了？那、那，佛就死掉了，佛就變成這個相而已，這個相一抹掉，佛不在了；所以，錯誤是這樣子，呵，嗯。

「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他說，「即非具足」；為什麼說「即非具足」？明明我

一個一個看啊，欸，都有啊，這不是具足嗎？所謂「即非具足」是，你真正一下子看的時候，只看到一些啊；這個它都在一起，這個已經是經過你腦裡把記憶的也都放在一起，才叫做「具足」；對不對？你說，你看一個人吧，你能夠一眼什麼地方都看到嗎？不可能嘛。所以，所謂的「具足」是，喔，你東看西看，喔，也看牙齒，張開口看牙齒，什麼、什麼，什麼都看完了，你說，哦，在我的記憶裡，這一些都有；呵，這個——所以，不是具足呢，其實連具足都沒有，具足已經是我們人腦的觀念組織過，已經是……就是說，你看，具足；我看，不一定具足啊。所以，這個就是只是你心裡的一個念頭，呵，不能用這一些，呵；最重要的基本的問題是，這個只在你腦海裡而已呀，是你一人的見解而已，根本去哪裡說這一個是真、是假、是什麼？都是你自己有而已呀，嗯。

下來是〈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它剛剛這裡是要破說你執著色身囉，執著說一點一點三十二個瑞相、什麼，這一些呀；下面要破的是什麼？說「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祂說，須菩提啊，你不要說如來有這樣的念頭；「我當有所說法」，不要以為說，佛心裡是存著一個見解說，哦，我為了救渡眾生，我應該要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呵。「莫作是念。何以故？」為什麼不要這樣想呢？「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如果有人說，哦，釋迦牟尼佛有說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是一個真理啊；那麼呢，這樣講的人呢，其實他是在毀謗佛；為什麼？因為他不懂我說法的意思。為什麼呢？祂下面解釋了。

「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祂說，在解釋

這個道理的人呢，其實他沒有什麼東西是抓出來說，這個是你要抓的，這就叫做「無法可說」；也沒有說這是真理，也沒有說這個是什麼。祂主要是要你——東說西說，希望你不要執著而已。啊，你、你如果不瞭解說不要你執著，而反而變成在執著我講過哪一句話、我講我怎麼樣的行為，那，你不是不但沒有被我救到，你還被我害到？你原來的執以外，又多了一個執了，執說，哦，佛說什麼的；哦，祂是這樣，我們一定也要這樣；那、那，完蛋了，不解佛所說意呀，呵。所以，只是叫做「說法」而已。我現在這樣「苦口婆心」在跟你們講——就是佛啊，祂在講的時候，祂只是希望說，我這樣講來講去、講來講去，喔，你瞭解了；喔，你原來在執著這一點，也不對；啊，那一點，也不對；所以，你這一點也放了，那一點也放了，這才是我要你的嘛，呵。所以呢，我現在講這個，叫做「說法」，沒有實在的什麼東西是要你遵循的。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這個時候呢，須菩提這個時候加了一個說「慧命」；就是說，他一瞭解了這個說，其實完全無可執啊，這時候呢，他就從本來只是人的命啊——有壽命，呵，轉成慧命了。他以後的，就不是執著任何東西的時候，他也沒有想說有個人、有個色身、有個壽命者——壽者，他這一些觀念都 free 了的以後，他剩下的，那個是什麼？他的存在，是智慧而已啊；智慧，就是無執而已啊；他存在，是不用你去做什麼的，他是本來存在嘛，永遠存在嘛。但是，達到了這一部分能夠不執著的時候，才是慧命呢；他轉入慧命了。所以，這時候表示說，他已經，喔，徹底了解——佛也沒有要我執著祂這一些，祂只是要我不執。哦，那麼，他以後就不被束縛了，也不會被佛束縛嘛。

那麼，他就跟佛講，「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他又——就——不是說真的他會擔心啊，而是說，經這是要解釋說，現在佛講的，是不是將來的人有可能接受啊？所以要這樣問吶，說，將來，呵，聽到這樣的說明的時候，他能接受嗎？他能相信嗎？佛說，「彼非眾生，非不眾生」；祂說，你現在想的說，將來有一個有情呵，他能不能相信你說的。啊，佛是在跟他講什麼？須菩提呀，你不要擔心這個問題；為什麼？祂現在不是跟他講說一定會有人，而是說，「彼非眾生，非不眾生」；就是，那個人呢，他也不是眾生；為什麼？「眾生」是你的觀念而已呀，你如果沒有「眾生」的觀念的時候，那麼，他，非眾生嘛。「非不眾生」呢，也不是說，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哦，他不是個有情啊；不是。而是說，他真正是怎麼樣呢？不是你觀念裡的那個叫做「有情」，他是一個無限的存在；有沒有？他本身實在的存在是一直變化，而無可執取；啊，無可執取，所以沒有邊限吶，呵。那麼，這樣的時候呢，所以呢，其實就是沒有你這個問題呀，你在擔心的不存在。那個是因為你現在有「眾生」的觀念——你在想說，將來的人聽到會不會接受；祂說，其實根本也沒有將來的人啊，將來也還是這個無限的一體呀，永遠都只是無限的一體；所以，你現在問——你的擔心的問題出在於說，你被「眾生」的觀念綁住。

「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我們——這就是還是根本上提醒他，那只是一個觀念而已呀；這一些問題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呀，誼。是你有「眾生」觀念，才有這個問題。這裡是很深囉，呵；祂不是去回答說，一定會有信心；為什麼？祂說，根本上就是問題本身是出於你還沒有從「眾

生」的觀念跑出來而已；所以，這個真的很深了，這裡，呵。所以呵，真正懂的話，就是說，什麼是問題？問題，每個人的問題不一樣；為什麼？他想的不一樣；同樣我們遇到這個事情，這個人可以笑笑過，那個人苦惱得要死；為什麼？對你，是問題，你就苦惱；對你，覺得，哎呀，本來就是這樣，就不苦惱。那，你要陷在苦惱裡呢，還是要出來呢？主要在於你心裡怎麼放得下嘛；你放不下，你一定苦惱嘛；怎麼、怎麼好的情況，你都可以挑剔嘛。

下面呢，〈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須菩提跟佛說囉：那，世尊啊，你得到「無上正等正覺」，是沒有得到什麼嗎？「佛言：『如是、如是。』」佛說，本來就是這樣、本來就是這樣。「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確實是這樣啊；所謂「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哪有什麼東西可以抓呢？就是因為知道什麼都不可以抓的時候，才是叫做「無上正等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只是一個名字嘛，說，哦，到你徹底了解，不再去抓的時候，那，你就是——再沒有比得過了；因為以前的問題都是你自己抓出來的。你不抓的人，生病也是這樣，苦也是這樣，快樂也是這樣，都是一直過去的。這個河流裡呀，一下子這個泥沙多，變黃色啊；這裡泥沙沉澱了，變清了，河清了，什麼、什麼；哦，都是一直過去，一直過去而已，你不要去抓，就好了，呵。

所以，這裡也很重要；祂明確地跟你講說，是沒有可以得的，你不要以為「成佛」是什麼、什麼。就是了悟說，根本沒得抓的；你不再去抓的時候，你就解脫了。

啊，所謂「佛」，就是說，他不會再又妄念起來，又在盤算了，又在想要抓什麼了。你能那樣的時候，你就是佛啊，你不要去信別人啊；人家也不能給你，也不能從你拿掉——你的感覺、你的直接經驗，有誰能怎麼樣？有沒有？沒有人能對你做什麼，也不能給你，也不可以把你剝奪。

下一個說〈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佛接著又說了，「復次」，再來呢；「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祂說，須菩提呀——這裡的「是法」是說，我所了解的這個「正覺」啊，呵，平等，無有高下；為什麼？你都不抓的時候，什麼是高？什麼是低？高低都是因為你心裡有一個想法了，根據這個想法呢，喔，這樣，就是好；這樣，就是不好；有沒有？才有高低嘛。你完全不抓的時候，哪一個是高？哪一個是低呀？哪一個是淨？哪一個是垢？哪一個是多？哪一個是少？你不去計較的時候，完全不在乎的時候，都一樣；為什麼都一樣？一樣都是抓不到的；能抓到，只是你心裡說，哦，我記得這樣、我記得那樣。這樣的話，就是煩惱根源囉，呵。所以，只是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呵。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祂是教你說，那，你要怎麼樣能達到這個「一切無執」呢？就是你要從「我、人、眾生、壽者」的觀念裡出來，然後呢，修一切善法。就是說，所有的呵，對大家有益的事，你要去做；為什麼呢？因為你有個習性是只顧自己嘛，「自私自利」為中心嘛——眼界也被這個限制，考慮也被這個限制，行為也被這個限制，以「自我」為中心的這個。哦，現在叫

你修「善法」的時候，就是不能只為自己嘛；因為你「無我、無人、無眾生」，你隨時看到的是整個一體呀。那麼，為整個一體，你當然，喔，環境現在辛苦，大家要怎麼樣改善；所以，不是不要做事情，而是要修一切善法。就是說，你從整體上來考慮，努力改進這個整體的這個大家的共同經驗。這樣的時候呢，你就慢慢會做到完全無執；因為你最執的最根本就是你的「我執」嘛，你不做一些呵，實際上從「我執」離開的呵，你再怎麼樣嘴裡講說什麼，其實你是抓緊這個不放。所以祂說，「無我、無人、無眾生」就是說，從觀念裡解脫；但是呢，解脫以後，你看到的這個一體後，你要努力去往這一邊去做，那麼，你才有可能做到終於徹底無執。不然的話，你就是一個「我執」不放。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祂就是說，祂是教你這樣修行啊，說要行善啊；可是，祂又怕你執著行善——你一天到晚就是，哦，我非怎麼樣不可、非怎麼樣不可。祂是跟你講說，你不要這樣執著，因為我們現在努力說，希望這個整體的經驗能夠改進，可是，不一定做得到啊；你一個人想要這樣子，可是，其他的都還很自私啊，都還在那裡鬥啊，你講有用嗎？誰要聽？你有什麼辦法能夠又不害到人，又阻止他做壞呢？常常是根本無法的啦。我們現在只能做到真的講就是說，把佛法這個「徹底無執」的道理，能夠讓更多人自己去了解，了解說，真正你一生得失在哪裡？真正——其實從這個直接經驗來講，無得無失；為什麼？因為都是一直過去，抓不住的，所有的什麼得失、計較，都是你心裡而已；每個人計較不一樣啊，你以為這樣子多、少，好、壞，那個人也許根本沒有考慮這個事，呵。

所以，在這樣的時候呢，固然他是鼓勵你說，為了從自己的「我執」解脫，你要去做對整體有益的事呢，但是，你也不要執著這個修行；為什麼？修行也是這個整體誰都沒有辦法的。所以，佛法常常都是說，喔，「待其自悟」啊，或者要等「機緣成熟」啊。就是說，你不能執著；執著善法的話，啊，你以為說我一定怎麼樣做，他就可以。你看那個不懂得那一些宗教，他們的執著法就是說，別人都一定要來信我啊；不信我，是魔鬼啊、是敵人呐，變成更糟糕了；有沒有？不但「我執」重，而且鬥爭、迫害；那、那，這越搞越糟。目的說，喔，我們要多好、多好，結果實際做的是越來越糟，那是因為執著在裡面。所以，你連這個「修行」，你也不要執著啊；你也要知道說，他也是一個整體，不是誰能夠怎麼樣；只是說，哦，我這裡有一個不再跟你爭的；那麼，減少這一些鬥爭，這就是做善；有沒有？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須菩提，如果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他的佛法的那個宇宙觀呐，他們古時候的觀念是認為說，一個怎麼樣的世界裡面，它有一個中間——中心有一個最大的須彌山嘛；說，所有這些三千大千世界裡面，所有的須彌山呵，每一個都是最大，多大、多大的呵，把這一些都合起來，這樣數量的七寶啊，七寶呵，如果有七寶聚是像那樣子大，有人持用布施。先講一種情況，就是有人布施了那麼多、那麼多的七寶。另外一種是什麼？以這個《般若波羅蜜經》呵，整個經，或者裡面的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它這個意思就是說，前面那一些呢，是很大的功德了——福德了，很大的福德；可是，如果有人能夠了解這個經，弘揚這個經，給人家講解，

幫助別人也了解這個經的意義呀，勸人家完全無執，那麼，這個人所得的功德呢，比起那個來呢，那個是遠不及這個的；為什麼？最主要是這個是無限的，那邊是有限的，呵；這樣子。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了，呵。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九）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

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今天要講的呵，是〈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祂是說，須菩提啊，你認為怎麼樣呢？你們吶——祂是講這些徒弟們吶；不要說、不要講出認為說，如來有這樣的念頭呢，說，我當度眾生；你不要以為如來是心裡有存著這種念頭說，我是要來度眾生的，呵。「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祂說，須菩提啊，你不要這樣想；為什麼呢？「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實際上沒有一個眾生是如來度的；為什麼呢？因為眾生只是一個觀念而已；從佛的境界來看啊，祂是所有的觀念都已經沒有了，那時候講不出來哪一個是眾生，哪一個不是眾生，根本分不出來嘛；所以，實在是沒有這回事了。

它這個「實」是說，在你直接經驗裡，真正能經驗到的，沒有啊；有的話，是你腦子裡把你的經驗組合起來，說，哦，這樣的，就是這一個眾生；那是你經過你腦呵，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呀，你自己加進去的東西啊，別人加，又不一樣了，他看的眾生又不一样了；有沒有？因為他的觀念不一樣嘛。所以說，他不是實在呀，因為他是夾了你的想、你的偏見、個人的觀念組織的，而不是本來怎麼樣，本來是沒有嘛。

「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就是說，所以如來不會有這個念頭，是因為如果真的是有這樣的話，那就表示什麼？這個叫做「如來」的，其實他也有「我、人、眾生、壽者」的觀念；那，怎麼可能變成「如來」呢？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凡人嘛，被觀念綁住的凡人嘛。「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這個很重要了；如來因為在說法的時候，也是要講說，我於往時在然燈佛所；有沒有？祂也是要用到這個字，你們才知道祂在講什麼嘛。可是，祂說的這個呢，實際上是沒有的，可是呢，是一般人執為實有的；是這個意思。

「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啊。又重複這個教導了；就是說，被叫做「凡夫」的呢，其實是實際經驗裡抓不到的，但是呢，我們因為有這一些觀念呢，可以把牠叫做「凡夫」來解釋呢，凡夫跟佛怎麼樣不同——一個是有執著的，一個是完全沒有執著的；沒有執著，這個其實也沒有話可以講，他也沒有凡夫嘛；可是，為了免得這一些現在被觀念綁住的在那裡苦惱啊，所以，祂先跟他講說，你現在情況，叫「凡夫」；有一個情況，叫「佛」，可以從煩惱裡出來。那，他就想說，啊，我要——不要這麼苦啊，要怎麼辦？才肯聽啊，呵；喔，是這個意思，呵。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祂是說，須菩提呀，你認為如何啊？是不是可以說，哦，我們觀察到這個、這個我們認為是一個眾生、有情的這個，上面，噢，祂如來說的「三十二相」，他都有，是不是這樣子就可以決定他是如來呢？須菩提（講解時誤說為如來）說，是的、是

的，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他說，對啊、對啊；我們平常沒有辦法辨別，唯一能辨別就是說，如來這一些根本不是一般人有嘛，只有你這麼殊勝嘛；對的、對的。他著相了；他說，喔，是的、是的，我們要認出你來，就是靠認這三十二相，你跟人家殊勝不一樣。佛跟他講說，須菩提啊，如果用三十二相來觀如來的話，轉輪聖王也是如來了。就是說，能夠盡力弘揚佛法的這種大國王啊，那，因為他也是那麼多的福德、什麼，他的外表也是跟如來差不多的，那，你、照你這樣講，他們也就是如來，可是，他們還是不是；為什麼？他們雖然外貌很接近，可是他心裡還是凡夫的執著啊。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他就說，啊，世尊啊，如果我瞭解了你現在說的意思的話，照你現在說的意思，就是說，不應該以這個外相呵，來決定是否如來；因為會有錯誤嘛，你會把轉輪聖王也當做是如來嘛，就是不可以了嘛。「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就是說，你用外面的顏色、形相，以這個來判斷說是我，或者呢，你以為，呵，如來是，哦，我可以用聲音來求祂的，好像有一個受者——好像有一個聆聽者；那麼，這個人呢，都是錯了；邪道不是說一定壞，只是說偏離正道，就是說，已經是不對了啦。你自己本身不瞭解「如來」是什麼意思，所以你用的方法呢，是錯誤的；那個能夠給你回應的，不是真的如來啊。在這個音聲和形相上這些，凡是經驗裡可以好像暫時有個抓的東西的，這一些都不是如來；為什麼？

如來本身是一個——這一些你能抓得到這一些是，一時

一時，不斷遷變，而且無可把捉，一下就沒有的東西，你在這裡面怎麼去找如來？如來不在於這一些表相，而是什麼？祂只可以告訴你說，你不要走錯路了，這裡；為什麼？如來那個是永恆的無限一體，根本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抓的；那，你去抓的那一點，是你自己迷惘而已呀，你沒有懂「如來」的意義呀。

下面說，〈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這裡的重點是在跟你講說，你不要抓經驗裡任何東西，以為說有這樣子，就是如來；像有神通跟你說，啊，我可以怎麼樣，或者，喔，我可以預言啊、我可以怎麼、我可以他心通，知道什麼。抓這一些就是行邪道了；就是說，你都錯了啦。還在抓的人呵，跟那個他抓的，都是錯誤的，都是不了解「佛」的意義。然後，〈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呵。「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剛剛不是說你不可以執著外相嗎？所以，祂就接著說了。但是呢，如來啊，你如果認為說，哦，如來不是因為祂有這一些三十二相呢，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你如果以為是這樣。祂剛剛是叫你說，你不要執著表相，但是，你就延伸出一個想法來說，哦，祂成為正等正覺呢，不是因為祂有這一些。那麼呢，祂下面要講說，你「莫作是念」；你不要這樣想；為什麼呢？你不要想成說，祂不是因為有這一些外相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祂為什麼這樣講？祂現在先是跟他講說，你不要這樣想；然後，祂下面解釋。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喔，這是兩回事了，這個要分開講；上面那個還要再說明才行。祂是說，它的意思——這種是這樣子，就是說，天如果下雨呵，那麼，地會濕；但

是呢，你如果說地濕了，你不能說一定是天下雨，也可以是人倒水啊；就是說，有這種因果關係的呵。所以呢，祂剛剛是警戒你說，你不要以這個來認如來；但是，你也不要否定說，哦，如來正覺呢，跟那個沒有關係。祂是多年、多年修行啊，然後，祂的福報使得祂有這個三十二相；所以，這個跟祂的成佛是有關係，不是沒有關係。可是，這種關係呢，你不能因為抓外相而反推說就是如來；有沒有？就是說，你不能反去就說，哦，那一些就跟祂成佛沒有關係；不是的。祂還是多年、歷生歷劫的修行，所以有那樣的福報；那麼，這跟祂最後正等正覺是有關係啊。因為不然的話，我們普通人，光是自己的業報裡面就，呵呵呵，你說得容易，觀念逃出來，你這個業報都逃不出來；有沒有？你糾纏，就完了。

所以，祂現在是說，我剛剛是叫你不要執著於相，但是，你不能反過來就說，哦，那麼，成佛跟這一些是沒有關係；不可以這樣想。那一些是祂以前努力的福報結果，在那麼清淨、那麼一一福報那麼大的人的時候，祂才容易得到徹底覺悟；有沒有？你一天到晚，生活就把你壓死了，你有時間去想這麼深的問題嗎？有沒有？祂能夠去投入修行、什麼，就是福報到那個地步啊。所以，這種地方的，所以，祂也沒有細講；它就是我講的那種邏輯關係呢。你不能說，我剛剛跟你講說不要誤認，你就把這一些都當成是也是沒有用的；兩回事啊，呵，希望能聽懂了。

然後，下面又講一個了。你如果認為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祂說，有發了要求無上正等正覺，讓一切眾生都得無上正等正覺，有發這樣心

的人呢，他們是認為諸法斷滅。就是說，所有的法都是斷止，只是一時的；有沒有？就是說，它只是現在，然後就沒有了；它不是「斷」了嗎？「滅」是說，因為等一下抓不到了嘛，所以是「滅」。你不要以為說，祂是在講說，這一些東西是暫時，而且，就不見了的。「莫作是念。何以故？」祂說，你不可以這樣想；為什麼呢？

祂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祂說，真正發心要得正等正覺的人呢，那麼，他也是要了解什麼是無上正等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就是說，從所有觀念的束縛裡出來，所以，他的經驗呢，那時候是整體的，沒有辦法說哪一個是一個獨立的法（東西）。他當然知道這個是不斷遷變，他也知道不可執著，但是呢，他沒有說它有斷有滅；為什麼？如果說它有斷有滅，他就是把法當真了；你知道嗎？你說這個是一個活人，那麼，他就有死掉的時候嘛；這是同一個意思。任何東西，你說它現在不見，你就說，喔，它是滅了；那麼，為什麼這是錯呢？因為從沒有觀念束縛的來看呵，這個雖然現在沒有顯呢，還是都在的；為什麼？你這個能夠經驗的，這個無可比喻、無可把握的這一個東西呀，就是你真正的本質啊，這個東西裡面，他有過的，他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其實都還在，在他來講；所有的過去、現在、未來，都在；只是在這裡，這個只是，有時候這個顯，有時候那個顯而已呀。所以，他不會去講說，喔，這個是一個實在的東西，所以它有斷有滅；沒有這回事，不會這樣講。

所以，這種呵，基本上，它這一些有點難懂的地方，就是你要了解說，真正沒有觀念束縛的人，不會在觀念上

糾纏，又引申了，說這個觀念——這個東西是怎麼樣、那個怎麼樣；沒有那回事呢。他、從他的那個沒有觀念裡面，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以，也不會說滅；有沒有？呵，就懂這個意思了，呵。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先講這個，就很大功德囉。「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祂說，如果有人吶，知一切法無我；所謂「一切法無我」，就是說，每一樣我們觀念裡認定的一樣東西呢，它都是一——什麼叫「無我」呢？就是說，它沒有自己呀；它所以是這個樣子，是眼前所有的這一些因緣下，它顯這個樣而已，而它的樣子呢，因緣一變，它完全變的；所以祂是說，一切法無我。

那、那，如果知道一切的話呢，「得成於忍」；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他能夠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這個「得」是這個意思。是怎麼樣來的呢？忍；什麼樣的忍？就是說，平常都當真嘛，這個法、這個法。喔，現在吃很飽、很好，喔，等一下什麼股票弱了，損失了，什麼；有沒有？他就，他的心啊、他的作為啊、什麼，跟著、整天跟著這個上下起舞嘛。可是呢，這個人了解說一切法無我呢，他不跟著這個去反應了，他知道只是整體一時現象、一時現象——今天這樣，明天怎麼樣，誰都不知道。那麼，他能夠忍，就是說，他不再去像以前那樣都要隨著這個，就起來了。其實，那個也還是各個人抓嘛——你覺得這個重要，他不覺得重要啊；你要對這個反應，他不一定要對這個反應啊；對不對？啊，他現在懂了說，不要、不要——已經實際上沒有什麼真正的，只是現象演變呵；那麼，他不去介入，不去再造

業了、不去煩惱了。那麼，這個要脫離以前那個習慣的時候，他這個忍，是什麼？法忍；就是說，無生的法忍。就是說，明明忽然有個很大的變動，可是，他還是能體會說，在實際上能感受的這一個本體上，沒有生滅，沒有變化，也都是一下一下，又沒有了。所以，他能夠過去，不再隨著起舞，這叫「得成於忍」。

「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祂說，你以前做那麼多、做那麼多，為什麼這一個會比它勝呢？因為你呢，就會執著嘛，你認為這是有很大的功德，什麼。你執著，你執著的人呢，你就要跟著它好或壞了，心情會起動、會波動，你是在迷惘裡面呢，你不會從煩惱裡出來啊，呵。「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祂說，菩薩呢，不去接受福德；為什麼它叫做「不受」？照平常講說，因果嘛，你已經做了，那，將來一定你有這個果；可是，祂為什麼說「不受」？是說，他根本已經無我了嘛，他沒有想成說這是我得到什麼；有沒有？他沒有想到這是我得到什麼的話，即使演變成那樣子，他不會在那裡高興、不高興。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它就是我们剛剛講的問題；就是說，欸，他明明做了，他為什麼沒有呢？「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就是說，他是啊，他是做了很多事情，將來有那一些好報啊，可是呢，他已經了解都是整體一時的現象，所以呢，他不會心裡說抓著這一些事情。他要是抓著說，哦，這麼好；那，慘了；等這個好沒有的時候，他怎麼辦？有沒有？他不是心就一定不快樂了？所以，「是故說不受福德」。它的意思是這樣；祂不是真的說你有沒有將來的福報，而是在於說，你本身呐，會不會

受這個福報影響？你有那種觀念說要貪著它嗎？你沒有貪著，你才能解脫。這一段主要是這個意思，呵。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祂說，哦，你叫做「如來」；你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好像有來了，又好像去了；又好像坐著啊，又好像臥了。祂說，如果你這樣子解釋「如來」，你是不懂我說的話了；為什麼？你這都著相。你看我，喔，有時候來了，有時候去了；有時候是坐著的，有時候是躺著的；所以你說，「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你自己執相——著相，就是你不懂我的意思嘛。「如來」意思是講不要著相嘛，不可以相見如來嘛，呵。

所以，「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他是著相的時候，說，哦，這個肉身，來了，去了；坐著，臥著；可是呢，「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就是說，祂其實呢，沒有來的地方；為什麼？祂這個無限的一體，無限，所以也沒辦法分出來在哪裡；有沒有？祂整個、整個這個一體是，甚至沒有時空啊，永遠就只是這個，無限這個一體；所以，也沒有來的地方，也沒有去的地方；跑不出去，也跑不進來——沒有外面啊。那麼，這樣的時候呢，所以叫做說「好像來」；這個意思是什麼？現在佛在這裡講法，祂的這個出現，你說，喔，現在我們有佛了；可是，祂這個出現呵，是好像出現而已；為什麼？即使將來你看不到這個形相的時候，祂從來沒有變過，祂這個無限一體還是在的；所以，只是叫做「好像出現」了；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是好像出現這樣而已；好。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佛安居 於古晉

《金剛經》之講解（十）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昨天呵，講那個〈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的時候，那個偈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那時候我是就字來看，我就說，哦，是以音聲來求如來。那麼，那個解釋是也可以的；因為你若對祂求，那你是假定有一個受者、什麼。那麼，但是呢，它整個偈的意思是說，以色、以音聲呢，都是不能見如來啊；「是人行邪道」，就是說方法錯誤了；「不能見如來」，就是不能真的體會如來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呢，我現在要補充說明說，那個「以音聲求我」，那個「求」呵，除了說可以解釋說，喔，對如來有所求以外呢，還一個意思是「尋求」的求。就是說，你想要用表相來認定我，或者你要用聲音來辨認我——尋求呵，我這是怎麼樣的呵；哦，這個聲音跟我以前聽佛講的一樣，哦，那麼，這個一定就是佛；有沒有？就是說，尋求的話呢，更接近後面說「不能見如來」的意思，就是說解釋成「尋求」啊；就是說，你用音聲這個方法，要來指定說這就是佛，也是錯誤的，你不能見到。就是凡有所抓，你抓的都是其實不可抓的東西；所以，你都是沒有體會「如來」是怎麼一個意思，你還是陷在你那個原來習慣於抓經驗裡的這一些分別，呵，嗯，好。

那，今天開始講呢，〈一合理相分第三十〉。祂說，「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

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就是說，哦，如果三千大千世界，這些所有裡面的東西，都是把它粉碎成微塵了，那麼，這樣的微塵的數目是多嗎？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他說，很多啊，世尊，是很多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他是說，為什麼甚多呢？如果微塵眾，就是說，像微塵那麼多呵，的這一群吶，是實在有這樣一個一個可以分的呵，那麼，佛就不會說是微塵眾；為什麼呢？「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他說，因為佛了解說，祂所說的這個微塵眾呢，並不是實際上有一個一個可以抓出來的微塵，只是把它叫「微塵」而已。那麼，在這個只是把它叫「微塵」這個方便裡，你去數的話，當然數目是很多；但是，這一些為什麼沒辦法分？它這個總是整個這個經驗裡面的一部分嘛，不是單獨可以存在的。

「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他說，不但是微塵是這樣子，說「三千大千世界」這個觀念所包括的，也是同一個道理呀，不是真的說能夠去抓住有一個世界、有一個世界，有那麼多啊，而是只是叫做「世界」而已；為什麼呢？「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喔，這裡就重要了；他說，如果你要說這個世界是實在的話，那，它是一個什麼？因為我們實在經驗裡，實在有的是什麼？一合相；什麼叫「一合相」？就是一切是一體呀；一切是一體，叫做「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但是呢，這一個整體呢，也還是我們一個觀念，它本身沒有說，我是一合相；有沒有？它沒有說，我是一個一體，或者一個整體呀，它這一些都沒有的；這一些還是你心裡想的、抓的觀念，只是被你叫做「一

合相」而已。這一個你的經驗的這個整體，本身根本無從把捉嘛；有沒有？你觀念上說有這個東西，實際上你現在經驗裡去找，去哪裡找這個東西？你那個經驗那麼多、那麼多；你現在看到一小部分，你去怎麼抓這個東西？無從抓起的，呵。

「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就是說，你看，祂是說，實際上的這個，我們剛剛講說，如果要說實在呢，就是整個這個經驗整體呢，而這個經驗整體，根本無從捉，不可說嘛；因為也沒有辦法形容它嘛，你要怎麼形容？你語言、什麼，都很有限的。它是一個無邊、無限、無盡，不斷遷變的東西，你怎麼去抓它？是無從說起的——「不可說」是這個意思。「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但是一般的人呢，就是都是要用觀念來界定一切，沒有想說實際上是，都不是你的觀念可以抓到的。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須菩提，如果有人說，「『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祂是說，如果有人這樣講了，說，佛有說，有我啊、有人呐、有眾生、有壽者；為什麼呢？經裡不是有這樣講嗎？呵，「汝等」啊，那不是在講有人、有眾生嗎？佛不是說，我昔於然燈佛時；祂不是說「我」嗎？祂都有用這些名詞嘛。那，所以他說，哦，在佛說的裡面，都是有啊，我、人、眾生、壽者，祂都有在講啊。他說，須菩提回答說，「不也，世尊」；就是說，不是啊，世尊啊。他會這樣講是，「是不解如來說義」；如果這樣講的人，他是沒有了解如來說的時候的意思了。「何以故？」為什麼呢？「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

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同樣的道理，我們就不用再講；有沒有？就剛剛那一套。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祂說，須菩提啊，所有的這個發心，要證入無上正等正覺的人啊，對所有的東西呢，都應該這樣地了解、這樣地看它、這樣地相信、這樣地解釋，了解它，而不生法相。重點就是「不生法相」；就是說，不被這個觀念所籠罩住。如果被觀念籠罩住的時候，就是有法相；啊，這個「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呢，一個方法是說，像剛剛講的這個，說的「即非」，只是叫做什麼；有沒有？要這樣子來了解一切；這是一個說法，也是對的。另外一個說法，那個其實我覺得是比較不是那麼正確的呵；它就是說，他的知、見、信、解呵，就是說，如是啦；就是說，就只是這樣而已啦。是也講得通啦，就是說，只是我們真正經驗這樣而已；有沒有？不管你是知道啊、有見解啊、有了解啊、有相信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真正對的，只是說，知道說只是這樣、只是這樣而已，就是你的直接經驗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啊，也不多，也不少；啊，你自己也抓不到，別人也不能更改它，你也沒辦法更改它。你的經驗現在是這樣，你能說我不要嗎？有沒有？根本誰都沒有辦法，每個人都實際情況是這樣。

須菩提——可是，因為這裡又講了一個「法相」的觀念，祂馬上一一祂是要徹底，不可以有任何觀念執著，所以，祂馬上又跟你提一句，「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趕快，祂任何說出來的東西，趕快，「一合相」也是趕快，就又破解、破

解，就是要你徹底不要、不要再去觀念裡面繞圈子了。

然後說，〈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須菩提呀，如果有人以充滿無量阿僧祇世界的七寶，持用布施」；那，有一個人是這樣子說，那麼，沒講出來就是說，那，當然是福報很大、很大囉；對不對？都是無量的阿僧祇世界，那不曉得多大的數字，呵，都無量的，都數不清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所以，這裡的菩提心，就是要無上正等正覺，證入無上。「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能夠受持這一部經典，乃至四句偈等。就是說，這個經裡面有四句偈——好像我們記得就是只有兩處嘛，呵；不管了。就是祂的意思是說，甚至只是經的一部分，都能夠「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這個是跟以前講的一樣嘛，先告訴你，一個是有限，一個是無從比擬；有沒有？所以，這個是勝過它嘛，這個福就勝它了。

「云何為人演說？」祂現在在講說，這個人是要怎麼樣子，才是演說闡釋、講解這一部經呢？「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祂說，重點在哪裡？你真的要演說這個經呢，你要「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就是說，你本身必須是安住在這個，呃，安住在「不取於相」；就是說，完全沒有觀念束縛的裡面；如如不動，就是說，你老就是這樣子而已。你有那麼清淨呢，不被觀念綁啊，那麼，你講，也是開示；你沒有講，也是開示。沒有講的時候，開示什麼呢？欸，所有的問題，從哪裡來啊？你會想。這個人什麼都沒有講，那，問題出來在哪裡？在你心裡。你如果從他的什麼都沒有講，只是這樣很平常地在過日子，那，你來想說，欸，怎麼我有這個問題、有那個問題？欸，他怎麼都沒有問題呀？大家一樣在吃

飯呐，一樣在那裡休息呀，一樣在那裡坐下來，什麼；欸，他什麼問題都沒有，我呢？老是這個問題、那個問題；有沒有？這也是有機會讓人家反省，就是，為什麼我這麼煩惱，他可以——我們處境是幾乎一樣的，我可以煩惱，他可以根本就不在那裡抱怨、不在那裡想？所以，最重要的一點，所謂的「宣揚這個經」，是你實際上已經達到這個不被觀念束縛；你如果達不到，你怎麼樣去講這個經？我跟你講。你、隨便你講說，噢，不要執著、不要執著；等一下人家一看，你這一點也執著、那一點也執著。到底你是要騙我，還是什麼？有沒有？那就不可能講這個經。

祂說，為什麼是這樣呢？「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有為法」，這是什麼？任何呵，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就是我們心有個觀念，照著那個觀念做的，所有這一些呢，不管你做了什麼，因為它是這個整個裡面的一個，它不可能永遠就是你要它的那個樣子，它們都會變成怎麼樣？像「夢」，做夢；正在做的時候，很真實啊；欸，醒來，什麼都沒有。「幻」，就是說，有時候有幻象、幻覺呀；哦，當時也是實實在在，可是，就是抓不到嘛。「泡影」，像那個水上的泡啊；欸，現在很明亮啊、很那個，忽然，欸，沒有了。「影」呢，我們的影子啊，哦，在這裡、在那裡；現在很清楚，有時候暗淡了，有時候光一照，欸，不見了。「如露亦如電」，朝露啊，那個露水呀；也是很明顯在，可是，欸，不知不覺，哦，沒有了。「電」呢，那麼明顯、那麼明亮、那麼快一下，哦，抓不到。（弟子：「閃電」的電，是嗎？）對、對，閃電的意思。古時候也沒有電嘛，沒有 electricity，是閃電嘛。所以呢，這個通常叫「《金剛經》的六如」啦，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那，在——有一次在馬六甲的時候，法會以後說，有幾個人要皈依啊，哦，正好有六個人；所以，我就給他們起的法號，就是這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這樣子。然後呢，跟這個有關的是，後來我有想到說，欸，我們人的記憶，也是這樣啊；記憶也是，記得很清楚，可是呢，也不會常在嘛；有沒有？也是抓不到。所以我還說，加一個「如憶」；我也寫過一個這個。

「應作如是觀」；就是說，你要知道呵，所有我們有企圖，我們以為怎麼樣，我們要去完成的、要去做起來的，所有這一些東西呢，實際上呢，它只是這個經驗裡整體裡面的一個，遷流的一段的样子而已，到最後還是什麼都抓不到。所以，祂說，你要對世間所有的東西，你要這樣去了解；那，這樣的話，就是叫你說，你不要執著了。

「佛說是經已」；佛說完了這一部經囉，現在這個經講到這裡，就是結尾了。「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就是說，那一些出家人啊，男眾啊，比丘尼是女眾啊；啊，優婆塞、優婆夷是說，居士、女居士，這一些，還有一切世間的，天上的人啊、天神呐、人啊、阿修羅啊，這一些，「聞佛所說，皆大歡喜」；聽了佛說的呢，都非常地快樂；為什麼？得到解脫的道理了。「信受奉行」；就根據佛開示的這個呢，來行為了。

那麼，佛說的，是要你做什麼呢？不是要你說，我說了

什麼，你要照這個做；不是這樣。而是說，你聽了以後，瞭解了，你自己以後就要慢慢設法，使你自己不被你的觀念綁住，能夠隨時在沒有任何企圖心、沒有任何觀念拘束裡面呢，體會你實際的這個經驗——它那個整體、那個無邊、無限，不斷遷變；就是體會這一點而已；為什麼？你能夠這樣子體會得深的人喔，不會就——我們平常會有什麼問題出來，都是一時迷於現在的情況；有沒有？你如果了解這一些，就是，你也沒辦法改它；你怎麼做呢，也是只是這樣而已，就是又是遷變、幻化。那麼，你就能夠安、安了；而且，這個為什麼都說「覺」啊？你原來只被想法綁住的時候，是「迷」嘛；你忽略了說，實在的只是這個經驗，其他沒有、沒有——也沒有人可以跟你保證什麼嘛。你整天在那裡想要說，我要怎麼樣、我要怎麼樣；你能抓什麼？你如果不被這一些想法綁住的時候，你就輕鬆很多了，就安穩了，也不用急著要聽誰的話，或者要誰高興啊，要人家對你怎麼樣，這些問題都沒有了，呵。

那，我們今天就是這樣，講完了，呵；好。（弟子：謝謝上師。）

吉祥圓滿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佛安居 於古晉

迴 向

- 一、願具德上師長住世，已辭世者早降誕。
- 二、願人類邪說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揚無礙。
- 三、願我及眾生精勤佛道，即生即身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 四、願我及眾生慈悲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 五、願我及眾生智慧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佛法常明廣佈祈願頌

五毒籠罩六道陷愚迷 願眾因苦轉求解脫道
世間無解流連徒勞累 願眾醒悟出纏離顧慮
一切無常無有能掌控 願眾警覺無復計短長
佛理難悟修途多歧異 願眾開慧捨執達圓融
身心糾結層層似蠶繭 願眾解結修途能堅持
私執未滅證悟欠圓滿 願眾無我精進便證達
圓證法身智悲難思議 願眾成佛救渡無限盡

《金剛經》之講解

作者及出版：林鈺堂上師

贈閱通訊處：Dr. Yutang Lin 林鈺堂上師

br@yogichen.org

© 2024 林鈺堂

陳健民祖師主頁：www.originalpurity.org

www.yogichen.org

林鈺堂上師主頁：www.yogilin.net

電子檔完成於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承印者：

地 址：

電 話：

非賣品 Not for Sale

有版權（歡迎印贈流通，但請先徵得同意。）

歡迎助印



護法韋馱菩薩